



記

共春園記

共春者何唐人云要令天下共此春無限江南與江北或曰
園以春名春特四時之一耳四時不皆春也四時不皆春則
此園不常春也余曰天地間萬形有盡惟春則無盡無盡則
四時皆春也一元之氣流通乎亨利貞之間元春也亨利貞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孤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夏秋冬也元則貫乎其間也予嘗謂唐虞之時温々乎其和可知春也夏也商秋也周冬也天運一周成一歲也此唐虞三代所以成四時也然則孰為夏秋冬之始始於春始於春則四時皆春也丞相杭山先生章公有園在洪之東湖子居湖濱乞此園以娛老先生不以獨樂為樂而與人同樂余扁以共春非謂一少一木為春也指一草一木為春小吾春也溥天之下無一民一物不春大哉春也與天下共也予因是四時携酒與客飲飲輒爛醉方其醉眠花下天地為衾枕覺來又飲插花起舞陶陶然不知世間有富貴利達之事或無客邀清風明月成三人相與對飲至暮夜蒼頭扶歸顛倒仆地傍之人拍手大笑謂七十老翁有小兒嬉戲暈日携殘酒來又飲又明日又來又飲此又悟中之春融為園中之春此園也與客共與清風明月共不與俗子共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德隣堂記

保定成公尹吾洪洛陽姚公簽事亦為洪來司按察也二公比屋而居成公扁其室曰真鄰取德不孤必有隣之義隣之說有二有以居言者有以德言者以居言問西隣借問有酒不飲食之鄰耳非隣也見擬移居作隣里不論時節請開門往來之隣耳非德隣也傳曰親仁善鄰夫鄰必曰親親必曰仁先儒云仁者心之德二公此心同此仁故此德同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蓋與仁者處何往非仁與不仁者處何往非不仁此居必擇隣非擇所居之隣擇所居之隣有德者與之鄰東坡建德有鄰堂於羅浮且記之成公

之扁斯堂也又一坡矣雖然士君子之立志固不可以無隣
士君子之立身則不可以不孤立德而無隣是獨學無友也
是孤陋也立身而不孤是朋比也是阿附也二公他日各以
功名事業自見又當為特立獨行之君子余鄰舍翁隔籬聽
談音韻清朗不知還許王翰卜鄰否

君子堂記

濂溪謂蓮花之君子勉齋記瑞蓮亦以君子稱二君子與蓮
而三之三君子也嘗謂牡丹王也富貴者也梅兄也山樊弟
也柳晉處士陶潛之先生也松益者三友也有愛官爵者受
秦封識者恥之然而不皆秦官也是數者不以君子稱蓮獨
以君子稱何者蓮有君子之道四焉出淤泥而不染一也濯
清漣而不妖二也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三也香遠益清亭亭

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四也比德於君子也予居湖濱愛
蓮也書濂溪愛蓮說于壁與勉齋瑞蓮記對峙噫露之朝風
之夕歌遠遊而招隱士庸詎知二先生不為蓮一來耶且扁
所居之堂曰君子晉唐以來稱竹為君子又謂蘭似君子蕙
似士大夫范石湖謂菊比君子有幽人隱士之操蓮得獨為
君子哉余曰蓮濂伯玉其人也舉天下無一人不君子蓮此
心濂伯玉此心也亦此堂命名之意也吾洪宗濂東湖二書
堂天下之書堂士游其間所不以蓮自况者有如此水然而
不以君子待湖濂之士不敢也例以君子待湖濂之士亦不
敢也謂湖濂無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謂湖濂皆君子
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嗚呼夫子大聖人也而曰
我無能焉吾黨之士下聖人幾等而敢以耳

居哉嗚呼

蓮且得濂溪勉齋君子之稱學濂溪勉齋之學者其可不蓮
若我名為君子而不蓮若是辱吾蓮且書以自警云

東樂堂記

西隣既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呂洞賓為沈夷老作也
豈特東西鄰貧富異哉南阮富北阮貧南北亦然東老之貧
為好客買書而貧雖貧不貧矣天下有真樂紆朱懷金不樂
焉門多長者車不貧矣一樂也歐陽餘慶以東樂名堂餘慶
無餘書膏中之書不用一錢買客至呼新筍與客飲飲輒爛
醉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此二樂者天地間至樂也
餘慶尋東老樂處而樂其樂所謂貧而樂者也雖然貧而樂
富而好禮吾夫子嘗並言之然則西隣豈皆富而不好禮者
哉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禴薄禮也聖人取焉謂
西鄰不好禮可乎豈可專以富議吾西隣哉詩不云乎彼美
人兮西方之人兮借為西隣解嘲

養蒙堂記

余卜居洪之東湖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遇艮之蒙其繇曰
天降生民其穉為童果行育德作聖之功是為山下出泉之
蒙言未既章貢宋希聖來訪請於余曰其以養蒙名堂讀書
所也為我記之余曰先儒謂蒙者人之初物初而美事初而
善然而初之說有二有一身之初有一日之初赤子之心一
身之初也平旦之氣一日之初也由一日之初養一身之初
此大八不失赤子之心孟軻氏論平旦之氣自旦而晝自晝
而夜枯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其用工在旦予謂善養氣
者其用工在夜夜則氣為之清明未有不能存養於夜而

能清明於旦者也此西山所以夜氣有箴希聖自夜氣之存
養於平旦之初而又旦旦而養焉則矧赤子之初矣易曰蒙
以養正聖力也希聖由蒙養以求作聖人之功可止乎曰未
也同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小陽谷記

余多病畏寒老尤甚於所居闔一室斗大扁曰小陽谷誠齋
嘗賦陽谷詩按尚書羲和授人時於春曰暘谷於冬曰幽都
幽都燕也天地造化未有無冬之春有幽都然後有暘谷平
在朔易也予聞幽都有燕谷鄒律一吹暖氣先至方今地氣
自北而南幽燕之地一氣之先也余寢處小陽谷中暖矣小
也未大也天下不皆暖也舉天下無一人不暖大也常愛杜
工部云盡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飈惟此
心天下無一人不暖矣子月陽生自一陽而二陽二陽而三
陽天下皆在暘谷中豈曰小之云乎

學稼齋記

余舊居富水之槎溪扁其所曰稼村何居杜句也揭來東湖
丞相杭山先生寵以稼村二大字余扁於所居之室不忘舊
也或曰蓮可也稼可乎昔村今湖子非故吾余曰余之稼不
在田也記禮者論人情之田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
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厥田上上也余稼於此
久夫不為水旱不耕也且謂惟肖曰汝父本農家子將教汝
耕且扁汝讀書之室曰學稼余聞農張先疇之畝畝書曰厥
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汝母忘乃父之訓或者又曰樊
遲請學

一日之學稼小人事也余曰晦翁不云

乎小人

附軒亦云小人者事之小也余因是而

證以周公之說無逸之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以勤勞稼穡之人為小人即夫子以問稼之樊遲為小人夫子所謂小人者非對君子小人並言之小人也况余之稼乃稼於書非稼於田也稼其托也村其寓也種學績文無往非稼存心養性何適非村汝而稼於書則肖余矣夫子禮稼穡為細民之事而小之哉人而有子能耕不啻足秋風稻黃鷄肥

酒香余猶記曠昔與

田夫野老相追逐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樂詎可量哉此樂也公卿大夫不博也唐人有詩云去年生子名添丁要令為國共耘耔誠齋亦謂世有農其子農其孫農其曾孫者矣厥父農厥子農孫與曾孫又農此余之心也東坡稼說有曰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迂齋謂坡翁此作其與朋友兄弟之相切磋如此吾以是教吾子望吾子之學吾稼也吾老矣得如老農幸矣

重修舊居記

先君卒廬數年始有此屋里中名槎溪陰陽家謂其龍為蘆鞭魁天下之兆也必有魁天下之才者始足居此先君據其要而廬之前有老松當戶鬚眉甚偉清風徐來戛擊鳴球屋後古木參差樹林陰翳甚或夜籟沉聞天朗氣清醉把盃酒其下月影罩人扶踈滿身又有一溪環繞清且漣漪一瞬而乾端坤倪軒豁呈露鳥飛不盡虛曠燕垠主人與屋同一清也到此談蘆鞭又談矣先是淳祐己酉屋成遷之日弟義端銓榜

以入里中人士皆曰此地之靈也是科

義山

入聯薦又明科又聯薦又明科義端又

薦又明科義山又薦景定壬戌義山以別頭成事廷對覆考以備前三名同邑人為詳定官以私志抑之墮乙科盧鞭之該幾驗是年侍親之戌二水咸淳乙丑調南安獄錄丁卯自漕幕歸哭先君於斯已巳哭先妣於斯壬申問選得闕邊幕改辟京局攝教外雍贊畫天府又明年有金耀之命進司國子留京凡三年德祐乙亥半刺永嘉臺評謂某為杭山客以議遷幸併劾亡何江闔有參議之檄至章貢未上至元丙子夏始歸先廬居焉廬之東偏地數畝闢為圃瞰溪而亭之種竹萬箇老梅參錯其間溪外綿亘萬頃如掌晨光熹微兒讀舊書余沈藉以聽客過我無虛日余與弟揖客環坐亭上一觴一詠此興無涯真有怡怡切切惇惇氣象西疇春及時又

與老農談田畝間事不二年鄉邦士友白之省省以執幣聘于先廬伊職教路學至是又挈家寓冷舍明年掌道學事遂退而老於東湖之上數年之間奔走上下居先廬者亡幾余之心何嘗一日忘哉草塘黃君任伯以移居圖求跋嘗取容齋之說告之觀此可以知余之心先廬以甲申巨浸幾圯丙戌夏歸省松楸彷徨顧視淒涼斷續恍如先君在焉憮然曰厥考作室歟子乃弗肯堂矧已成之堂而復壞之乎余為人子有餘罪矣乃葺而完之如此一日對吾弟呼惟肖來前命之曰余葺以足以還先君汝他日葺此屋以還我維自今子而孫孫而子一日必其惠徼福於先君俾勿壞西銘云善繼之志善述人之事是之謂惟肖汝其識之是歲八月望日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全生說也然而洪範九五福與六極對言人不能以皆壽皆康寧皆考終命於是乎有疾有憂有患有弱以致於凶短折嗚呼甚矣古之聖人之為斯世慮也舉天下人人協于極此聖人心也柰之何聖人之心不能以直遂也始不容以無所寄命焉醫是也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稽其醫事十全者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大哉聖人生生之心乎今之醫十失八九者有之矣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清江周仲山累世以醫行至仲山而神聖功功備大山蕭公嘗大書四字揭之且扁其堂曰全生仲山來徵記於余余曰自神農使伯岐嘗百草而始有藥時未有醫也神農以前人壽皆百有餘歲自神農以後藥愈繁而醫愈衆

三代以下壽皆不滿百至以七十為希醫果何恃哉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此生宜均能全此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是能全其生矣然而未溥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之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將推而全天下之生然而未溥也為大造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千萬世開太平又將推而全千萬世之主此其施豈不甚溥哉先儒不云乎醫道行活生入儒道行活天下後世

臨江章德心祠記

生祠十數古則三代有之矣非古也三代以前吏皆循吏循吏不更皆良不良吏名班固稱堯舜文武後吏之勳固自言耳尚書唐傳良已不古傳而祠又不古然則

何如

其後相襲而祠正惟祠鄉然初郡

臨江守徼福三山王始以賑飢功民祠之繼祠潘繼祠張多
祠亦有識者曰臨江郡斗大更數十年為守幾為祠幾又幾
十年為守為祠又幾以斗大郡著是祠將易市而祠矣易市
而祠氏奚廬編修章侯之守臨江也獨無祠奚無侯於政惟
庶惟謹惟公惟明匪苛以歛匪濫以刑莫貪匪吏侯去吏如
距莫姦匪盜侯刈盜如草士者曰匪侯矣師農者曰匪侯矣
父若工若商于旅于肆于侯而生昔窶今富侯以德政召和
氣無年便有年侯必王之如綴如侯肯祠之如玉以無年顯
其功侯以有年隱其功孰功下是侯其優乎侯非無祠也民
非不祠也侯不求祠於民民亦不敢以祠媚侯媚侯則欺侯
矣民忍侯之欺誰之欺誰之欺心之欺昔嘗過前數祠下始祠
楠刻

楹丹棟竄宇深像貌肖真冠帶儼燁管絃呀啞俎豆如擲若
誠然為祠者每德色於守為守者多恩其祠迨夫守去矣祠
已矣危飛棟頽像塵貌土爐香寢室瘖鐘亦鼓與荒涼野廟
茅守存祠興守去祠傾祠云豈誠云乎哉雖然侯固未嘗求
祠民亦未嘗無祠曰祠於心侯名大醇字景孟發之永康人
登丙戌進士第

雪月舟記

天地中間雪之則清月之則清蕪斯二者脫俗超塵自山陰
滿載歸後世無此段奇事幾百年矣予嘗謂山陰之後使雪
月主人身能為安道一來持一餉之爽耳安得清名以香萬
古耶與盡之舟一返此一段話至今未了偉哉子猷能買雪
月於一
五月於千載之下則天地間無盡雪無

景何持子猷尋其天子居有隙地絕
外雪而雪宜月而月宜視山陰不欠子舟之名或曰舟浮物
也反而觀焉方寸之地皆雪也清明之天皆月也吾一身一
虛舟也散此雪萬頃玻璃皆瑩徹矣此月一色銀河皆皎潔
從此舟載千古非重受萬象非滿飄乎若遺世獨立而逍
遙遊乎瀛洲不然其試於雪月交光之夜朗然四顧萬籟皆
音招素娥歎玉妃詔左大冲招隱之賦不知還有半點塵俗
不謂予不信君其問諸子猷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七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八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碑

瑞州重建西澗書院碑

至元二十二年瑞州重建西澗書院工既山長丁起晦謁余謂余
曰泮宮之修春秋不書非不書有魯頌在是不可無紀敢徵
福于先王 義山度堊 允聖先師而言曰西澗之劉天下之劉
也瑞有西澗書院何居宋紹興間郡侯松蒼鮑公貽遜以三
山兵燹端平丙申郡侯三山陳公巖建

以所祠先賢也。彼置燕居像夫子於中，尊事之先師配焉。如春秋尊王，郡守武昌高侯，節始至行，燕居禮焉。然曰書院名存而實亡，燕居之像設未位三劉之專祠，未復非闕與？與山長謀復謀之，同列僉曰：言政不及教，非所以化民成俗也。盍亟圖之，遂屋於荆榛中，片瓦寸木，以壞棄別選材之良者，鼎而新之，非重修也。重建也。初劉公登進士第，宰穎上，以忤上官意棄官去。去之廬山之下，居焉。愛西寶峯，雙澗，號西澗，騎牛看山，徜徉岩谷。山谷黃公有詩云：神光射牛背，神光謂讀書眼也。歐陽公為賦廬山高，廬山豈能自高哉？得西澗而高子怒。皇祐初，以經賦冠多士，入司馬溫公修史局，有通鑑外紀，與安石有舊。安石欲引為三司條列官辭，弗就。除祕書丞，以忤安石，棄官去。怒子義仲，怒

死與一子官充檢討，有通鑑閣擬有五代史糾繆，以忤蔡京棄官去。西山真氏謂孔明三世不仕，惟曾氏一門三世不仕，固難三世已仕而不仕尤難。既仕矣，仕而將為顯官矣，不以忤上官去，則以忤安石蔡京去者，人之所難也。於戲盛哉！聞三先生之風，鄙人寬薄，大敦頑夫，庶懦夫有立志悔庵。朱文公守南康，往廬阜訪焉，即其墓而祭，尋其故居遺址，立壯節亭。此三劉所以高風千古也。古心江文忠公萬里建書院于鷺洲，祠大中程珦二子侍焉，且記之曰：有是父，故子然也。今西澗子然而孫又然矣。鷺洲則祠大中公與其二子，九再世西澗則祠西澗與其子若孫，凡三世兩書院一門合祠，俱二人。此又舉天下書院所無於戲盛哉。於戲盛哉。山長又圖居而祠堂而講室，位直各有差亭於前。

則夾祠堂之左右講堂之東偏長於斯者居之其西偏則處職於斯者舊止存八齋兵後圯甚繕而完之如初增四齋于兩廡廡于旁為門七附庸之屋六以楹計一百三十有八竹木磚瓦工直若干經始於七月某日越兩月落成寅奉先聖先師而廟貌之是日我侯戾止山長深衣大帶引領雍雍于于和毅肅穆江南自兵後絕無而僅有也是後也直學吾清叟司書趙若燾董其事書院歲入止丁八百斛有奇歲或蕪半之山長庶於律已搏浮節泛祠祭外行供無一日輟士自遠方來飯三日願留者不三日拘著于武士固不為一飯留也為士者盍曰仁膏兮道腴雋永兮可以樂飢三月不肉兮吾不知維澗之水兮薄言采芹匪飽我以芹而飽我以仁維澗之水兮薄言采藻匪飲我以藻而飲我

以道繼自今以其飽我者仁吾心以其飫我者道吾身今日之養于學他日之養乎人也為長者盍曰新廟奕兮創始者為誰如跂斯翼兮如翬斯飛一日必葺兮君子之居繼自今毋假土木為名兮瘠諸生以自肥先聖先師臨乎其上下誰欺山長吾洪人

重修東湖南州高士祠碑

余嘗愛洛陽名園記以園之興廢天下治亂之候也豈惟園哉亭榭祠宇亦然吾洪舊建孺子亭於湖濱又於湖心建南州高士祠湖舊有蓮巨數十畝每夏秋交花淨如拭綠葉罩其上勝景也常恠離騷記草木梅不與焉而蓮得與蘭芷並深屈平且取之為衣裳後采李太白以西施等語辱吾蓮不幸矣

愛蓮說謂蓮化之只了遂雪恥焉高

士與溪

霽月中清矣。湖旁有堤蜿蜒如臥

兒柳以千計。午陰亭。歲難匝地或飛絮如雪。六花舞而下

著高士。其間死如五柳先生。門對峙。雖然此未兵以前。東湖

也。吾洪之東湖。天下之東湖也。年來亭圯祠傾。匪兵故以歲

久祠與亭不古。蓮與柳皆不古矣。成公尹吾洪。始至喟然嘆

曰。洪以高士而重。有湖無亭。曷况其清。有亭無祠。曷安其靈

乃鳩尔工。迺葺而新。插柳千箇。襯以芙蓉。他日於萬絲中。繡

出一段芙蓉幕。未兵以前。東湖所無有也。東坡嘗謂芙蓉城

中花宜。誰為主者。石與丁高士。又當兼主芙蓉城矣。曼卿

度得專美哉。信乎園亭榭祠宇之興。天下將治之候也。雖然

古者賢牧守所至。以興創得名。坡守杭築堤。西湖植柳。其上

後人號蘇公堤。今吾洪之名。以高士而高。已廢之祠亭。因成

公而成。不特郡人指蓮柳芙蓉為公。甘棠將有指此湖為成

公者。高士不得專此湖矣。高士東漢人名。穉字孺子。其事跡

在史前。祠亭之創始於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在碑重修於至

元某年某月某日。公名慶得。字良弼。保定人也。

龍興重修敷佑中廟碑

廟敷佑何始乎。敷佑舊名昭惠靈顯王祠。在城北薦福院側

水元祐五年。郡人立廟。指馬跑泉為聖水。人有疾飲輒愈。廟

於城者三大觀。間賜名敷佑。西昌令蔡公穎。又廟於新建縣

治之西。即中廟也。復罹於兵。鬱攸崇焉。廟燬而神之像。端然

獨存。鬱攸能火神之廟。不能火神之像。雖數也。亦神之靈也。

後八十年。有奇火守王公。補之廟其像。而新焉。又六十年。有

奇廟也。祝又蕭思濟。以畫鹽乃心克殫厥力。懇

東西廡

施者先東廡而新後三年併西廡而

新兩廡翼乎旁正殿嚴乎其中廢者興圯者崇完如初工既
邦人縱觀焉且嘆蕭之木且辨也初神父姓李諱冰秦時為
蜀太守灌口水怒溢健毒為害民幾魚神父斷石為三犀牛
以壓之方鑿崖時操刀入水與水神戰莫敢抗水復故道蜀
人祠之是役也神為人子與有力焉唐正觀間有蜀士以道
術來洪始有祠若然則祠又當在宋元祐以前郡志逸其
事亡稽果爾則祠自唐始或曰神廟於蜀又廟於洪何有靈
於我東坡云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譬如掘井得泉而
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神無方無在無不在曷昔之以道術
行於洪者非神歟維吾州名洪世傳為浮州驗諸鉄柱可徵
已江自梅嶺發源匯於湖洪腰其間唐人謂金陵為地肺水至

則浮信斯言也洪為浮州不誣州浮於水而不水於水無知
非神陰相之力記曰能捍大難則祀之祠而廟廟而復修用
敢徵福於神俾洪世世無水患以福蜀者福洪詎敢忘神賜
哉又曰廟其子不廟其父有諸義山嘗聞蜀有崇德廟密德
所以密其父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於父孰謂父而不廟哉
蓋嘗謂浮屠老子之宮延千百年而新者緇黃之力神祠宇
延千百年而新者祝史之力然浮屠老子之宮神祠宇有興
而無廢固緇黃祝史之力亦好施者之力微好施者雖修勿
修意天下萬形皆有弊惟常新則不朽敢以告後之緇黃者
祝史者俾以告後之好施者俾勿壞神父子治水功其事見
漢溝洫志喜杜工部石犀行及陸海志晉常璩華陽國志載
神父有

與入累封王爵寺以賜神號為清源

前臨江路儒學提舉尹斐創道院於洪之望僊門外五里許
像旌陽許君祠焉扁曰龍沙龍靈物也道院以龍沙名與其
地俱靈按豫章職方乘龍沙在章江西岬石頭之上與郡城
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又按神仙傳旌陽君云吾仙去後
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郡
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嘗聞旌陽君逐蛟
至洪洪本浮洲蛟穴其下震撼擊撞為人害不細旌陽君繫
之鎖以鍊柱後勅賜銖柱延真宮額初旌陽君與蛟約蛟來
吾力猶能肆汝姑舍是復出吾斬汝萬段蛟請命伏辜噫微
旌陽君洪其魚矣夫龍方其蟄而未驟也需于沙及乎噓氣
成雲雲上於天夾之以飛上下變化鞭風駕雲雷域中而雨

天下施於人其溥是龍也澤物之龍也旌陽去害物之蛟
洪之人命於澤物之龍隸為洪人徼福故創是祠經始於某
年某月某日工既為屋若干楹旁聳一樓巖峩嶢如翼斯
飛望之有蜿蜒而升之狀洪之都人士晨香夕燈北面稽首
鄉旌陽君者至是以有其地洪有玉隆萬壽宮亦祠所也環
數十里間祠宇鼎峙記曰能捍大患則祠之隸又屋於道院
之旁曰附庸擗巴田以飯方外士寅奉爐香不懈益虔是後
也中書左丞中齋楊公鎮宣慰使存齋胡公頤孫有力焉隸
廬陵人寓洪為人磊落慷慨可撼以氣宋時客諸侯門所交
皆天下知名士詩名江湖可派江西家貧而勇於義人稱為
存吾先生云

稼村先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九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銘贊頌賦

鄭氏義門銘

家人一卦繼之以睽厥睽伊何二女同居正家之道先刑於妻我有天倫女覆奪之其初一身兄弟怡怡婦言是用偏其反而唐有張公嘗表門閭大書忍字識者所嗤既曰天合何忍之為事至於忍其天已漓鄭氏一門和而不嘻曷齊而家身修而齊

車氏湖山堂銘

有湖無山其湖也獨有山無湖其山也俗車君之堂兼山與湖挾五車書於斯伊吾少陵云烟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小暘谷銘

余所居一室如斗大僅可容膝取誠齋小暘谷之名扁之矣又記之矣或有謂余曰暘一也而有二義陰陽之陽則總氣類之麗於陽者皆陽也謂之陽則有明之義洪範曰又時暘若暘明也以是知書之暘谷謂自幽谷出而初明之時也日出為暘之小自此而曰昕曰昭曰旰字皆從日雖然明未有不自小而大者又為之銘曰維陽之微匪微弗瑩維谷之虛匪虛弗靈在天為晨光之熹

在人為旦氣之清明則著著則形匪今斯今惟大人能不失赤子之心

龍畫贊集書句

帝曰龍天大雷電以風有能奮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時乃功

虎畫贊集詩句

王命虎有力孔武為王之爪牙如震如怒虎拜稽首為王前驅則莫敢予侮

贈月湖相士贊

此月常明上不在天此湖常清下不在田月湖育中所性存焉相法之妙玄之又玄物來則應得之自然富貴福澤其生也全貧賤憂戚付分之偏月湖何心彼自強妍

贈琴士陶雪窓贊

爾祖淵明寄興無弦弦至於無玄之又玄雪窓之琴所性存焉中有無聲無臭之天

湖南憲臺瑞芝頌

宋景定改元之又明年制詔秘閣直院太監胡公太初司臬于湖南皇帝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良折獄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明年皇乾報貺發舒休嘉乃季秋九月有芝產于憲臺之東楹卓執煌煌九莖之奇三秀之異厥美未顯按神農本草經青芝生泰山黃芝生崧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恒山赤芝生衡山則芝為衡山瑞也昭昭矣今是芝也不瑞於山瑞於憲臺之廳不瑞於廳之他楹瑞於廳之東柱惟東盛溫厚之氣震東方之卦也於時為春於行為木公其以一念之春歟而為草木之春歟公天台人晉孫綽賦天台以五芝合秀為天台瑞允為盛德之事不可無紀某不敏請撰瑞芝頌以歌艷斯美乃齋沐拜首而颺言曰

煌煌瑞芝元氣之精不蒔而茂不根而成厥瑞伊何其莖有九敷華舒榮一莖三秀維漢元封甘泉產芝于時持刑有臣勝之下暨神爵芝產函德于時持刑有臣定國憲臺司刑凜凜風霜胡為瑞芝此焉發祥維公此心慈祥愷悌與物為春萬象生意一民未化公曰徐徐母嫉于頑匪靈以威罪疑惟輕惟明惟察公曰無辜我其審克德政為馨有聞必先產祥現奇寶葉輝聯旄倪族觀動盪耳目孰媿其祥嘉禾瑞木驩言我公心乎愛民公曰無之天子慈仁驩言我公庶平其政公曰無之天子神聖公辭弗有民曰不然天子之德歷公疇

宣我聞漢制塗而為詔墨除匪伊四輩促台又聞僊家食而
延年祝公之壽歲萬有千晉有孫綽天台有賦五芝含秀休
祥呈露公產于台宜表而揚我作頌詩播之瀟湘

贛州嘉禾頌

禾之為瑞昭昭也春秌他瑞不書惟大有年則書無麥禾則
書尚書不載他瑞惟嘉禾則載詩之載芟良耜豐年生民等
作三嘆三詠至今讀之有含哺鼓腹氣象志喜也於惟休哉
宋咸淳之明年丹山翁公合守贛越三月政孚人和有禾毓
于境內一穗二米瑞也贛父老以聞歸其瑞於太守太守不
有是年九月上將有事于明堂公曰此聖賢胥會之徵也此
人地聲禋之符也守何力之有於是文學之士作為詩歌以
侈其盛於惟休哉

頌曰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厥有嘉祥于時產旃於皇鉅宋繼天立
極靈貺斯甄孔曼且碩在昔祥符極熾而于時汝州有嘉禾
生汝守臣億拜下稽首表奉以聞天子萬壽巨億非諛民食
所資異乎他祥奇六靈芝於皇章聖勅天之命先是郊禋有
感斯應咸淳天子祀于九筵未占有孚應在感先彼美者禾
瑞于章貢大守謂誰丹山之鳳一桴二米其名曰秬不種而
生奇之又奇我聞崆峒麥秀且黃孰若茲禾有餽其芳又聞
武夷嘗產茲瑞厥瑞伊何十五其穗曷不于他于武夷之鄉
曷不于他于章貢之邦惟我丹山武夷之秀惟我丹山章貢
之守合二郡之瑞瑞于一時惟我丹山兼而有之丹山之文
周情孔思丹山之政召父杜母曾未報政頌聲洋洋匪他之

祥而未之祥維時豐年多黍多稌邦人有曰太守之賜太守不有曰天子聖神天子不有曰惟我有臣弼于一人同心同德如古伊周臯夔稷契肆予將祀尚克相予簡簡穰穰為民而祈有漢元稷降於郡國時則弱翁總領衆職嘉穀垂垂產于有唐誰其相之曰郭汾陽主聖臣賢千載一會一再登茲三登曰太於惟休哉乃賡載歌旅天子之命而作嘉禾

鷄鳴賦

余嘗讀張宛丘鷄賦惜其未盡勉學者進道之意因賦鷄鳴

人苦不覺物且有之伊蟲之羽莫靈匪鷄文以冠而飾武以距而為既勇而信以守謂仁而食不違此固五德之所素有孰若一鳴之不失期方其角徹乎梅花之奏輪催乎晦臯之

熹軒睡之息尚雷偃寢之枕猶歛莊蝶兮栩栩而遽鄭鹿兮喜而遺神識恍惚物欲昏迷倏聞一鼓翼而機自動繼聆三呼且而聲載馳當是時也覺之則為善罔覺則為惡判乎舜與跖之兩岐嗟呼起而舞劍者志之小詐而度關者心之欺彼音之翰云胡不思委知旦氣之清者至晝而不桔操之則夜氣不存者幾希然則君子於此不惟可以自省乎詔默之幾亦足以自厲於蕭上風雨之時也

蝸牛賦

余代庖京庠夏雨生綠校文之暇寓目齋壁見蝸牛焉有感而賦

天地之間生物何夥至微弗靈無若蚶蠃背負而殼形不類乎裼裸滌界而字識亦幾乎細瑣夫何肆六戰於蠻觸倚兩

角於右左嘆服箱之罔功竟粘壁而莫隨顧爾力兮弗量歎
脫身而不可嗟乎蝸牛殆類乎人之升高而不知休者之自
禍也

蘇村先生類彙卷之十

蘇村先生類彙卷之十

古豔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跋

丁氏八南圖跋

有兒真驥子一噴群馬倒空聲兒也何如陶家兒逸舍有兒梨
栗不肖子也子之賢不肖天也有以少為貴者有以多為貴
者任遙之子一以令稱老泉之子二以文稱忠宣之子三以
宏博稱瑱珪玘瓘王氏之子四以亦美稱儀儼但得信實氏
之子五以義方稱崔倬之子六一登輔相五為大僚郭令公

之子七俱為達官若夫八子而皆以龍稱前有荀後有韓然而荀氏八龍不皆持國有子八人皆以詞章科第名如渝川丁氏八南者鮮矣今取其圖而觀之一翁龐眉八兒委蛇父前子隨鳳雛龍駒既演而滋有燁孫枝科名巍峩擢魁禮闈噫子而孫矣將見子而孫孫而又子也子而又孫也豈惟八南哉今人生子必曰添丁唐詩云去年生子名添丁要令為國共耘耔生子如丁恨不多見再世之多子者謹勿倣劉文添丁莫撓爺之句

黃草塘移居圖跋

瀛溪家春陵而移居於湓浦涪翁謂茂叔如光風霽月築室蓮花峯下有詩云溪毛秀兮水清可飲羨兮濯纓温公陝入康節衛人皆移居於洛温公買園於善賢坊名獨樂園每出

解鞍縱馬罷去前呼著深衣過天津橋訪康節相與偈和諸君子往往慕風土之勝林壑之美不曰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草塘黃君任伯吾洪人自鄉而遷於城好事者寫以為圖一翁道前奚奴相隨三兒侍行亦步亦趨長兒背琴以次抱書路逢梅花笑撫一枝沉吟索句且行且遲道傍聚觀相語為誰望見東湖拍手大呼老鶴來迎白鷗與俱圖未足以盡之昔孟東野遷居有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草堂無家具之可載車中之書笔下之詩有不用車載者草塘以身載之且載草塘而來異乎東野之所載者矣言未既草塘謂余曰去年遷時吾兒來前曰祖父世居湛溪舍湛溪而城人其謂我何願質之稼村余憮然曰草塘有子矣斯言也適有契於余心者容齋隨筆云士大夫發跡壠畝謂父

祖舊廬不可居有更新其宅者自鄉而遷於縣於郡者有嗣
然委而去之數百里之外者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
葬於其里之瀧岡歐公晚年喜頴有居頴詩序云廣陵得請
以來慨然有終老于頴之意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頴之
作又序云自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歸頴之志雖未遂未嘗
一日忘焉至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居蔡蔡與頴連因得為終
老之漸曾無一語及松楸嗚呼崇公惟一子公生四子為頴
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歐公子孫之迹每讀公詩序為之大
息此序不作可也余因是而敢以容齋不滿於歐公者例不
滿於瀧溪溫公康節三君子嗚呼天下後世敢有致不滿之
意議吾三君子者乎曰不敢也然而容齋之筆可畏也雖然
舍祖父之居豈特三君子哉書備賢者也草塘居洪之城東

自鄉而遷於城松楸相望一瞬間無頴去廬陵之遠雖遷猶
不遷也予亦洪人自豐城而遷於城去家二百里以地言雖
無頴去廬陵之遠以松楸言猶頴之去廬陵也於是乎有感
為之歌曰歸去來兮胡不歸雲無心而出岫兮其出未為非
鳥倦飛而方還兮其還毋乃遲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杭山賣金帶帖跋

余讀丞相杭山先生章公賣金帶帖為之嘆曰稱頴真鄉乞
米有帖近世張橫浦嘗有帖為富民借糯米十石嗚呼飢來
餓死可也乞之一字豈真鄉所宜向人道糯米不過造酒用
耳酒可不飲借米於人恐非橫浦所當為借假也假而不歸
烏知非有伊川謂今世士大夫道得乞字慣吾嘗窮時與其
借與乞不若以其所有售於人以濟窮乏庶乎免於乞與借

杭山無錢買屋以經筵所賜金帶求賣於魯叟政留遠宋朝
賢相有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之詩杭山窮至於無屋况
樓臺乎彼有謂田園貧宰相者既有田園何貧之有嗚呼必
如杭山無屋然後謂之貧宰相

趙主簿平反集跋

呂刑一書不載平反之事何也無事可平反也獄有平反自
雋不疑始史言不疑有平反之功而不載平反之事蓋漢史
不近名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而史無傳嗚呼近古矣趙公決
疑獄有司以為大辟將抵死趙公以為平人卒以免有司以平
人者為殺人有罪者漏網矣趙公正其殺人之罪非有大力
量者不能也不疑為部使者其力可以平反而行平反之事
其平反也易趙公一簿領耳無平反之位而行平反之事其

平反也難非有大力量者能之乎祥刑者不以聞於朝趙公
不求聞於人嗚呼賢矣哉今世士大夫有因平反而免削改
秩者聞趙公之風可愧矣天地間凡吾之所當為者皆已分
內事何以名為哉聞將有為趙梓其事跡者非趙公求聞於
人也毋謂趙公近名

鄧檢閱林廷對跋

廷對自漢策晁錯始武帝時試者百人帝親擢嚴助為第一
班固謂帝善助對而反削其策不載於史帝雖善助對作史
者未必以為善也初董仲舒以高光明大之說對置舒首選
武帝猶知有高光明大之學其天資亦高矣哉恭惟理皇之
在御也聖度如天雖訐不諱丙辰夏五詔子夫夫于庭策之
以當世之務臣林謂高光明大之說武帝不足以當之復舉

以為理皇告反殿五甲何歟蓋本朝策士與漢廷異漢廷策士多人主自擢本朝策士雖曰親擢而甲第高下定於有司舊制廷試甲第以覆考為定詳定不得與焉自王安石以私意沮壞祖宗成法甲第高下盡出其手丙辰詳定誰歟臣林不得為舒無憾也臣林不得為舒使理皇有以言棄人之名可憾也紹興策士有司以凌景夏張九成策進趙鼎秦景夏文勝請魁之有旨朕以直言取人遂不許嗚呼大廷策士果以文取乎丙辰詳定不抑臣林於五甲使其策得至上前則理皇又一高宗臣林又一九成矣臣林對策千言斤時宰攻近習詬罵鴟鵂舒之學固正大魯有是耿、乎科目一時名節千古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芳名久遠看臣林其穉之咸序八年重陽後五日伏讀丙辰聖問因得讀臣林洋洋之對

為之拜手稽首書

高德祥聚糧集跋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丐粟非有氣節者為也嘗憶顏真卿有乞米帖海聖俞作丐粟詩近世名公且為張橫浦刊借糯米帖三君子未必如是餒果然歟吾將病三君子矣嗚呼士窮乃見節義子在陳絕糧窮矣方以固窮責子路德祥惟當養吾剛大之氣浩然於天地間當有廩人繼粟者毋嗷、然曰餒在其中

鄭氏義門詩跋

自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天下為家之氣象不古矣方秋崖嘗謂萬石君家燕居申申一家之三代也鄱陽鄭君無萬石君之有而一家之尊、幼、有古三代風又難於萬

石君者也行將推其所以二代一家者善一鄉又推其所以三代一鄉者善天下雖然為鄭君不亦難矣先儒云家難天下易

乾坤清氣詩選跋

作詩難選詩尤難荆公選唐百家詩劉後村選唐宋詩雖然詩豈易選哉詰或千餘篇吾夫子刪為三百五篇非夫子敢爾東坡謂淵明好詩甚多文選未盡錄呂東萊編詩謂淵明詩如歸田園如問來使與夫飲酒責子擬古等詩皆文選所遺詩豈易選哉

宗人礪鄉始祖王彥方逸行圖跋

始祖王公彥方太原人也以獨行稱事見漢史後千餘年不記代嗣孫義山得畫像於宗人世欽謹頓首百拜而言曰畫

工能畫者吾祖之像所不能圖者吾祖之行也圖吾祖之行有蔚宗之筆在古之君子其好修也豈覲乎人之知舉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幸也行以獨名而又傳焉已非本心矣况圖乎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吾祖彥方肯以獨行得名於天下後世哉義山與欽同宗也世欽謂義山祖其祖義山又謂欽祖吾祖孰是而孰非耶王氏本於周以今視之不知其幾代也今吾同宗人每曰某江左之後也某河汾之後也吾何從譜之然其初一人之身也繼自今與世欽結兄弟之好孰年長兄之孰生也後弟之母如李璋所云太上老君三十七代孫或曰子既祖彥方而字之可乎余曰子思書仲尼例也

博學究詞一科自唐始宋紹聖間復設是科所得皆雄偉鴻
碩之才然嘗恠唐人置此科於藍縷科之下何耶晦翁於此
科深致不滿之意且謂有誇張而無規戒歆於諸題中各令
意又謂有中此科而全不讀書者及八場所謂博學盡在飯
囊中楊誠齋尤鄙之余嘗讀益公程文殊有可議如綉衣鹵
簿記蔡邕謂鹵大楮也以大楮領一簿之衆故謂之鹵簿此
益公記中所欠謂之博學可乎又如代安南國進馴象表一
聯名應周郊之五輅耳聞舜樂之八音上句有象輅字下句
無又一聯云昔虞因齒以焚身今獲逢辰而効伎上句是有
出處下句無如此謂之宏詞可乎宋時廷試嘗問科舉八事
姚勉為大魁所答宏詞一科全不知置科之由率爾而對雖
然此科得人不皆大人物也宋靖康間有賣國牙郎者亦自

此科出晦翁鄙之誠齋又鄙之宜也此余所以習焉而不復
於試也因讀益公程文遂書其後不覺其贅云

猶子公信玉泉詩集跋

寰宇記載仙人山石趺谷中生玉子此谷中之玉也屈平之
詞曰飲石泉兮蔭松栢此石中之泉也唐人有詩云泉聲帶
玉琴玉假泉以鳴也清矣而猶未也何也有詩則清有詩矣
必其人與之俱清吾猶子公信以玉泉名其詩藁雪坡姚君
序之詩以玉泉序以雪坡清矣我詩不云乎所謂伊人温其
如玉其人如玉而後其詩如玉東坡漱玉之句清矣然必坡
而後漱玉之名始重然則泉以玉而清玉以詩而清詩又以
人而清公信歿後二十余年子申孫以雪坡所序詩藁來拜
且泣曰申孫幼孤不能收拾遺藁使先君文采不揚於世申

孫之罪也求余一言將鏡于梓申孫之志亦可哀已王氏為
江左盛族多佳子弟人以瓊枝玉樹稱余固不敢以獻疑輩
自况亦當家事也初公信幼時嘗從予學詞賦場屋不利改
塗輟就右選歆借逕媒科第終身迄弗績以詩游江湖仕至
南安令余尹二水內舉于當路部使者辟令東安刻上將報
可而公信九泉矣嗚呼九泉不作而玉泉則不朽也退之有
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阿買
能寫詩耳而退之稱之公信能詩豈阿買比哉余惡乎而已
於言雖然序有媿余何贅申孫請不已遂為之書其後觀是
詩者因媿以信余言毋曰徐公之貌言於家人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一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說解辯雜文

葛末任古梅說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東山楊公謂此特詠梅
之形體性情則未也高安葛君以古梅名齋有正人君子之
容貌恠、奇、古而又古也東山所謂形體者歟請與論梅
之性情窮冬祈寒萬木凋落梅熈然獨存梅主靜性也未春
而花性而情矣桃醉而天柳柔而嬌皆受東君造化惟梅雪

霜自雲霜特立而獨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形體云乎哉雖然梅與萬古不古之月同一古也想夫夜半以後月色昏黃萬籟俱闐安知逋仙不為梅一來與東山辯上一句是形體踈影橫斜是也下一句是性情夫性生之謂也梅之香與生俱生動處是情浮動情也東山何辭以對

清江鄧幼恭漁樵翁舍說

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淦川鄧幼恭以漁樵名舍是付名利於無心矣嘗恠康節有漁樵爭長之論名利且付之無心奚爭為彼長而我長之可也清江大山蕭先生號漁戶長幼恭魚漁樵而而有之奪大山有是爭也康節未了之爭請為折衷以漁戶長還大山樵還翁想夫夕陽在西翁抱樵歸高架鉄當爛煮山川樵乎漁云哉翁與大山俱清江人君子無所爭

况鄉人長於兄乎

趙文溪詩序性情說

余讀趙侯文溪吟藁自序首之以吟咏性情余因是而於詩之大序有感於中庸詩與中庸異旨也比而同之可乎孔門言詩必兼禮子思中庸一篇多引詩詩與中庸未嘗不可以互觀也余嘗謂詩大序皆自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兩句發出來未發之中性也既發之和情也詩總言之則吟咏性情析言之則由性而情詩三百皆情也情者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謂也未發之時詩之性也既發則情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中庸以喜怒哀樂言序詩者言喜怒哀樂而不及喜蓋言樂則喜在其中即先儒

釋論語第一章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也大序又曰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蓋動處便是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則情矣所謂情動于中者也此中也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即性也不然作大序者何以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若夫發之一字則中庸與詩大序皆言之然大序言喜怒哀樂則各指其時中庸言喜怒哀樂則重在於中節且致意於皆之一字蓋一不中節非和也大序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心聲也心統性情者也謹母曰中庸不言心

臨川李鶴雲有竟堂說

有志者事竟成漢光武勅耿弇語也天下事壞于成者何限志在人若夫成功則天諸葛孔明出師二表所志何如孔明初心已不敢自必其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

非所能預知李君鶴雲以有竟名堂孔明不敢必者李君敢必之李君將為孔明嘆矣先儒云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道志於道義者功名不足道李君無富貴之心志在功名功名不可必也李君移其所以志於功名者志於道義以竟其成可也雖然道義亦豈易竟哉李君其勉之

張廷寶字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王之未琢也璞而已宣慰張公以珏名子何居雙玉曰珏晉韓奕朝皆賜玉五鼓也宣慰公不特以珏名子且以廷寶字之古者冠而字朋友責也廷寶不字於朋友而父字之用屈平例字以寶名玉成之意切矣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宣慰公北負賤憂戚之家而能玉成其子廷寶生長於

富貴福澤之中而能自玉其身學之力也雖然學安有止法
哉玉之器必假雕琢而成廷寶入而家庭有父訓出而相與
琢磨有良師益友進進不已必至於溫潤縝密成器之玉也
廷寶韞匱而藏他日有持善費而來者出而為朝廷用所謂
至寶橫道人所共取其在身則為圭璋其在宗廟則為瑚璉
五穀之賜將有如晉韓朝王者矣廷寶之寶天下之寶也天
下之寶天下共之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廷寶器質純粹
如玉無瑕而猶待余言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贈長沙丁萬里仕說

不識一丁謂之右選中有萬甲而此左謀吁屈矣雖然贊方
回武士也劉景文將種也誰敢以鴟弁目之哉長沙之丁魁
天下之丁也當與不識丁者伍丁君萬里以膏中六韜兵
法遊蜀閩今乃拘於法而不得調於銓曹厄哉勉旃近世名
公多由此途擢高科者母曰安用毛錐子

猶子希文冠說

柳宗元謂古者重以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焉夫人與天地
並立為三必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可與天地並一毫愧怍人
其形耳沐猴而冠耳此儒者冠負履方所以象天地其視此
身甚重也先儒教人八歲小學十五大學大學者大人之學
也大人者成人之謂也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夫子且

然大學自物格以至天下平其序有八而心居中焉心之外
為身身之外為家家之外為國國之外為天下此四者等級
不可紊也由心有所謂意意者心之運動非心之外別有意
也由意有所謂知知者心之識悟非心之外別有知也由知
有所謂物物者心之天理非心之外別有物也貫一心於誠
意致知物格之中此四者不可以等級言也故大學之道自
正心始時維子月陽長陰消汝父以元服加汝將以成人之
道望汝也今汝冠於志學之年正文公所謂大學之時也伯
父不特望汝以科舉之學耳望汝以義理之學雖然正心未
易言也且於放心

易爻辭解

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

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文王與紂之事邪說者
謂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然驗之爻辭則多文王以後之事
升之六四曰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商之後始追號文王為
王若爻辭出於文王則文王不當自稱為王矣明夷之六五
曰箕子之明夷自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文王亦豈能
豫言箕子之明夷哉嘗聞之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
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嗚呼周公被流言之謗非憂患乎即
此驗之爻辭為周公所作而非文王明矣或曰易更三聖而
成書言三聖而不及周公也嗚呼文王也周公也父子一道
也序父不序子尊父也愚故以爻辭為周公作也

周禮師氏解

三公官不列其職師氏保氏周公不列三公九職者三公無職也三公之

職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周禮之師氏保氏鄭注以聖賢兼此官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也嗚呼三公乃上公九命之職也謂三公而下無此官可乎况夫周禮所載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既曰大夫為之矣而謂周召兼之可乎

春秋天王求金辯

春秋一書以一字為褒貶也天下之財皆天子所有亦猶父之財守之於子其用莫不惟命之共春秋燹書天王求金若諸侯使之求謂之求可也若致天子之命於諸侯其謂之求耶胡文定曰遣使需索謂之求輕於求金下觀而化不致於募弑奪攘不厭雖然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儒為周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也書於諸侯之史則啓其吝貨而慢君且王祭亦不供矣恐非聖人之意此司空圖亦嘗曰書天王使來求金者是使來私自求而懲之也愚故書此以為之辯

周禮見冕之辯

司服載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是天子之服也又曰公服衮冕侯伯服鷩冕子男服毳冕孤服希冕大夫服玄冕見於司服又見於行人又見於典命鄭氏目以衮冕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惟玄冕多無衣裳刺黻而已孰知此禮一行君臣之禮服俱亂而非古矣古者天子備十二章之服以君有盛德備此十二

物之象何嘗為臣下設乎或曰王者通服五冕臣來朝助祭每降工一等不思王可以服臣之服乎或又謂群臣必加降殺亦可服則禹稷契臯陶皆盛德之臣當服之矣驗之益稷舜之賢臣賢佐其服無文則先王於服從可知矣前輩謂司服五冕之名獨衮冕有之他不可擬也因為之辨

卷末

稼村先生類稿卷之十二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書

上丞相江古心為程大中請謚書 南安司理時

義山聞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人徒知第第相傳而不知堯舜禹後湯以前全是伊尹接得來湯學於伊尹伊尹以堯舜之道于湯者也韓愈述道統之傳獨不及伊尹何歟蓋嘗因是而為之說曰本朝理學自周而程

自程而朱人知第第相傳不知周而後全是大中公接得來
然周程諸子皆以講明理學得謚獨大中公未以謚名又何
歟於惟休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周程諸子也國初五星聚奎其象為人文之瑞於
是濂溪之濱周子出焉方周子為南安理掾也當是時大中
公攝倅南安見其二子俾北面之親切的當之傳自此始自
是而後通書太極圖始有所授盛哉大中公之為人父也上
以接孔孟於既往下以啓朱張於方來此其功在天下後世
不細蓋吾道之有絕續猶日月之有晦明故其當絕續之交
全在一接之力何者非太中公不生三程非大中公不識濂
溪有是父故子然也有是師故弟子然也大中公有功於理
學雖與伊尹以身自任者不同然識周子於人所不識之中

使千萬世知真極圖知有通書非不中公接之而誰接之此
義山所以斷然謂太中公之功不在伊尹下義山壬戌塵泰
嘗侍杭山章先生丈席間親聆義理之訓且喟然以太中公
未謚為博士議即之闕義山江西晚出學未明理然居濂溪
所居之官竊稽二程乃嘉定間錫謚濂溪則因魏鶴山有請
而謚焉濂溪後二程而謚吁已晚矣二程乃大中公子傳曰
子雖齊聖不先於父謚其子不謚其父可乎况南安自創道
源書院以來像四先生而祠先皇帝嘗華之以雲章奎書又
置山長以講明是理每朔望郡太守率僚佐與闔郡逢掖之
士深衣弁履濟濟來前而祠于堂者獨大中公無謚此而不
言得罪師友欲乞鈞詳得與敷奏下大常議肇錫嘉謚以為
天下後世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師為人弟子者勸將見書之

國史曰大中公錫謚自宰相其當國始其於世教豈小補之哉

上察院章杭山為程大中請謚書

義山嘗記壬戌樞密文席親聆師訓謂本朝諸儒皆有謚獨太中公未有為之請者且以為太常博士之闕後輪對言之居無何先生歸美義山佩服師言未嘗一息忘乙丑再調得闕南安理掾乃濂溪所居之官大中公遣子就學之所仰恃主張大中公之心門生弟子可進狂瞽過章責時嘗與繡使擇齋徐先生言之擇齋憮然曰發前此所未發之議論勉為之繼而又獻書于古心先生古心得書喜曰某日由其中而不知未幾古心去國義山官南安日又致書于賈使長未及奏聞而同列笑且排舟事周使長中言之周極以為然謂

有到手莫蹉過方為繳申而周以艱去是何大中公多不耶義山竊祿南安數月廳之東廡乃濂溪教伊川明道之所老史相傳猶能道前日事先生立緊頭天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此正大中公奇遇之日亦先生主盟正季之夙心也大中公自此可以徼福於師門矣將見書之國史太中公錫謚先生實主張之自當與鶴山為濂溪請謚同一光耀豈非吾道之幸

上待制劉後村論提綱衍義書

孔子作春秋榮辱列國之君大夫於片言隻字間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先師朱文公取司馬溫公通鑑為綱目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其綱則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其目則倣左氏而參合諸儒之

粹自周威烈而下顯德以前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粲乎其
備於此書矣然文公既為通鑑綱目未及為長編綱目何耶
豈非為時諱歟孔子生春秋秉春秋之筆雖曰隱諱以辟患
然勸善懲惡不少假借蓋文公未為長編綱目者以溫公未
為本朝通鑑也或曰溫公嘗謂稽古錄用春秋意自國初以
後亦本朝史籍之綱是不然蓋稽古錄至於治平而止非若
前代之全史也此長編綱目文公所以未及為其之不敏讀
綱目有年矣妄意以本朝長編舉綱撮要僭為一書非敢曰
綱目續也大槩以長編為據而取其也書蓋自太祖皇帝
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內有
截繼以太宗文治列聖守成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
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

以仁其奉已也以儉德澤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
令郡之政聽於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
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權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
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訪施及群生功利無窮
此其宏休偉績所以編之詩書無愧若夫元臣故老謀猷忠
臣義士之功業則皆表而出之至於亂臣賊子賣國欺君變
法亂紀則亦所不敢隱又取近世丹起革綱目發明例以管
見書於後名曰衍義某生雖明時不幸而不得親聆先師之
誨晨窓吟我夜燈舒卷莫非所謂科奉之文書非不讀也而
讀非其書蓬萊道山辟玉之府豈無李邕願見之想而無由
按迹故無書可讀其間錯亂差謬豈不多乎哉李秀岩謂通
鑑綱目條貫甚善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貞元二年

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後書
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而文公門人
多忽史學不熟歲名故有此誤噫以文公門人猶不免於差
誤况不及登文公門者乎林惟先生為一代大人物大下士
之所依皈某曩嘗雅拜門墻屏進春風之座所擬長編綱要
一書嘗舉舉虜兵誅逆亮於瓜洲一條以求故訂先生覆鉢
曰此孟子書法也陳平甫備要壁角裏文字耳子之此書有
關於世道大矣勉之某服膺師訓退而成書九與陳平甫異
者三百餘例謹抄錄所說衍義上下凡別某雖不獲登文公
之門而獲就正於先生焉是何異親聆文公之教者豈非今
日之大遇哉

代徐司戶上參政蔡九軒獻通鑑綱目考異書

某嘗聞著書立言之士其有益於世教者有二焉一曰經學
之士二曰史學之士皆有功於世教者也厥初生民六經未
作也斯時也一忘言之天也結繩而已何有於書契標枝而
已何有乎文籍迨夫書契作矣文籍生矣分張大和磔裂元
氣於是乎有易於是乎有書於是乎有詩禮春秋聖人亦費
辭矣然亦豈得已哉故夫古之為經者六後之為經者什百
千萬非後世之經什百千萬也向使五經不火易不卜筮吾
夫子之六經無恙也則夏侯建不必為五經章句劉輔不必
為五經通論許謹不必為五經異義程曾不必為五經通難
孔穎達不必為五經贊義顏師古不必為五經考定張鎰不
必為五經微旨崔駰不必為六經要言樊文深不必為七經
義綱陸德明不必為經典釋文劉鎔不必為經典集音易一

而已丁寬可以無易說衛元嵩可以無元包崔篆可以無易
 休徐鄭可以無周易新義書一而已桓榮可以無大小章句
 衛宏可以無訓音周昉可以無尚書雜記王元咸可以無尚
 書糾繆詩一而已伏恭可以無齊詩章句賈逵可以無漢詩
 異同韓嬰可以無韓詩內外傳陸機可以無毛詩草木蟲魚
 疏禮一而已戴經可以無石渠禮論劉歆可以無逸禮鄭元
 可以無周禮難張衡可以無周官解說春秋自春秋賈徽可
 以無左氏條例鍾興可以無春秋章句何休可以無春秋訓
 詁高士廉可以無春秋纂要是也一說一說一滴然不
 可謂無功於六經者至若麟筆既絕之後為史氏之學者又
 紛紛乎其多矣史記司馬遷作也以史記為全書則史記索
 隱何必司馬貞史記章義何必徐廣史記新序說苑何必劉

向前漢書班孟堅作也使前漢為全書則注前漢書何必續
 續前漢記何必荀悅註司馬相如傳何必郭璞漢紀音義何
 必崔浩後漢書范蔚宗作也嘗攷其書則有撰東觀記如薛
 瑩者有撰東漢補注如劉昭者有撰讀漢書如司馬彪者是
 蓋不以一人而成一書也三國志陳壽作也嘗攷其書有撰
 魏武本紀如習鑿齒者有撰魏武春秋如孫盛者有撰魏紀
 如魏澹者是又不以一人而成一書也晉書唐文皇作也又
 有撰晉書八十九卷如王隱撰晉書三十五卷如謝靈運撰
 晉書三十二卷如于寶撰晉書十四卷如朱鳳九此皆晉史
 之所引用者南北史李延壽作也而又有撰後魏書一百三
 十卷如魏收撰北齊書二十四卷如李德林撰陳書三卷如
 傅縡撰宋書五十八卷如孫嚴九此皆南北史之參附者隋

書作於魏徵而削乎此已有王邴已有張太素唐書作於歐陽
脩而前乎此已有韓愈已有吳兢五代史亦作於歐陽脩也
而又有所謂徐無黨諸君子之立言垂世或相與共成一家
之書或相與訂正一代之事其實皆有功於史學者至於我
司馬溫公之作通鑑也自周威烈而下千數百年間盡取而
為書刪削冗長舉撮機要而凡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
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炳如也書成而胡文定又為舉要補遺
至考亭夫子又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
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其綱做春秋而參取群史之長其目
做左傳而稽合諸儒之粹亦詳且備矣某不敏幼受教於父
師竊有志於史學嘗聞之先公云世山守泉時先公從之遊
泉士林梅塢考亭之高第也移書西山曰通鑑綱目一書所

謂綱者斷斷乎出於先師之手而分注之目或委諸生知師
平生功夫計於四書故未及修改自今讀之一章之內文意
不相聯屬必須檢尋溫公故本然後意足明公倘為主盟傳
敏博通明士數人以溫公本參校其闕失明公從而可否
之名曰綱目考異以成先師之志甚大惠也蓋當是時登西
山之門者先公最先諸友西山乃以此書屬之先公然先公
考之未及竟故其考異止二十餘條今其成是書為卷三十
為條千四百餘求以無敢負先公之志又嘗取鄱陽考亭年
譜讀之其說曰綱目一書先師再加更定而未畢又信梅塢
之言為不妄先生學者考亭之學者也必能為某可否之是書
止以通鑑正本與門人所哀之目參校其同異而已於綱則
一字不敢增損殆猶游夏不能措一辭也近世嘗有著綱目

發明者魏文靖為之序金陵帥上其書且官之以為儒生光
寵亦有以吉本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為綱目考異淳祐丙
午有旨行下寫而獻之秘書則凡有功於綱目者皆不為無
遇今是書之成其與綱目發明者既不同而其考異又以温
公本為據非徒以吉本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而已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二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三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孤惟肖 抄

傳

金少翁傳

少翁姓金字元寶麗水人也禹時其先嘗入貢仕於周者以
職幣名漢時有名布者著之今甲有為釋氏者明帝夢見之
為設伊蒲梁脯之饌皆其先世也少翁與魯國人沈方彭城人
錢關子剡溪人褚先生友善孔方以罪廢關子褚先生坐
黨斥獨少翁行於世嘗謂人曰吾道一以貫之言析秋毫

銖兩分釐必辨注不喜入窮乏之家與富商巨賈最相厚每至主人延之上座呼為少翁子胥輩尤吳越暮夜往訪其徒動以千計偕行穿官貴人雖盛怒見少翁來必以顏接之携手入房隴與其妻孥相得歡甚人有罪至死少翁一言即解或媒進者必借重少翁乃可少翁方面大耳其色黧與人交其初似崛強然性終軟熟獨於寒士少恩云
大史公曰少翁金姓以少名何居其少吳金天氏之裔歟

香山居士傳

居士姓占其先占城國人也所至其多香晉隨海舡至五羊與賈人交最密其族黨甚繁居於皂石如五羊之盛居高者因姓高居雷化者皆其支派也号山老尤有聲價若沉若檀若木者以醫名人有疾招致之善治氣輒效與姓黨姓丁者

皆其類居零陵者非同譜也居士嘗遊蓬萊人仙之號蓬萊翁有老儒先生手執周易一卷與夫讀好事者於明窓淨几間列古鼎其上與陳玄毛穎楮先生輩相友時召玉川子與滌茗好佛老有清淨道德無為之名喜請老泉木假山記象其嶮巖詭特嘗介陳台山見曾南豐為之加禮延之上座然居士無堅守特操為人足恭致書朋儕必三沐三熏九頓首然後遣有設賓筵者居士與俎豆雜陳于前賓醉主人命紅袖奉以進居士於几席間曲盡其禮備諸醜態遇貴介誕日袖詩詞與俱稱觴作過雲聲助人之歡里有喪亦往吊吉凶無廢禮性亦好圓向婦人背肩諂笑其徒繫如貫珠環繞心膏間又有軟媚者喜趨炎常在入堂握中雖汗浹不耻嗚呼無恥之耻無耻矣曾謂居士為之乎唐長慶間有以此自

號又字樂天姓白居易以詩名者非此之二
太史公曰居士與后山遊師事南豐惜無堅守持操又其甚
為富商巨賈所賣卒至焚其身惜哉

甘國老傳

甘國老汾州人也以草名見於神農氏本草名松名遂兄弟
也與松善遂所行輒相反族有二有居山中者自如傳粉多
貴重之有依山而居者顏如渥丹人赤其族性惡濕喜負暄
有寒疾不可以風常擇燠室居焉初鄧州人有姓鞠者與江
南陳吉善國老介以進得通神長年尙與黃連盧薈友而不
如其苦口上黨人胡麻隨人黃芩石人秦艽其徒百餘輩皆
趨附國老以媒其身吾儕有遠去者輒惡之抑之弗使進能
毒人如葛生亦為之和解尤與蜀之黃耆五人相得空竭其

心論事出肝肺號六一居士人無貴賤有疾以身和藥有
魏者最重穢國老與之交亦不卻一日有貴公子欲招致之欣
然來及至以利說公子公子怒束縛之不為禮由此跡雖疎然心
實愛之延之高閣其穀價益長公曰吾籠中有人矣國老
素無直節唯以甘言媚人投世所好仕至三公號國老云

太史公曰甘位至三公爵甚尊無薑桂二子之辣君有過不
能苦諫人有以利來者雖賣已不顧惜哉

高御史家傳

高氏渤海人也古者賜姓命氏或以土或以寸或以名或以
官或以字或以物高氏出於齊公子高之後以名也其後有
受業孔門者名榮戰國時燕遣使入秦有厚漸離者有名允

者北朝人也有才度以一代偉器稱有名異者亦北朝人也
幼時負壯氣其父曰大高氏之門者此兒也唐有封勃海郡
王者高氏代多顯不書書之不盡書也近世有左丞相守太
師雲金雲金生右平章政事宗元宗元生工部卿仁路仁路
生在班祗候長夫生在班祗候巨由生神射軍都指揮
使正德興正德興生在班祗候文祐文祐生襄襄生奉御兼
園陵令趙兒趙兒生西三縣稅同監翥翥生今御史伯元兄
第二人弟大史院監候伯亨并書詳其所同出也初高氏有
女未嫁而孕父惡之杖於家忽一有道士自外而入問之
故有老姬述其事道士問此女曾何處姬云此幼毓閨房不
履戶外惟禁烟省松楸時父母俱白此女遊後園山墻而西
有禾苗生焉上有枯穗而穀以手挽之取其穀而食已而有

娠道士令鑿於禾之所深纔尺得髑髏焉其苗自口而出後
生男彌月聚族姻方命名間言者盛而不嗑鄰里皆驚駭未
幾又一道士自外來謂坐客曰我與此子名高母漢母漢
即雲金也嘗聞卽之女履大神拊之跡如有人道感已者
生稷為農師教民穀詩所謂履帝武敏歆是也又聞有田家
女因耘見衆禾中有一穗食之生子其女竟仙去後人為立
禾女祠乃知食穗生子天地間有此若事夫不夫而盲恠也
生異人則不恠矣母漢以母食穀而生其事恠甚而遇道士
尤恠也而其恠卒為祥宋時有李泰伯母無子禱于神夢二
道士奕奕往觀之道士取局之一子授焉子也生太伯為
宋名儒母漢之生遇兩道士泰伯之生亦夢兩道士道士其
異人歟惟異人識異母漢仕至左丞相守太師右平章政事

皇后盛哉渤海之高天下之高也

家語毋漢後皆

為顯官惟襄不仕襄子趙兒為奉銜垂

經河南年飢境內民殍多流離趙兒給所屬官曰我奉密旨

來賑濟令所在發粟所屬官以其事聞于朝有旨候還職日

究問及還待罪東華門外奏云臣比者奉旨使外道經河南

境內百姓皇皇乏食差俟請於朝然後賑濟則斯民旦夕命

也臣聞民者國之本固則邦寧臣不待奏請令所屬官發

粟賑之臣死罪死罪上嘉其功有旨無罪可待金天興間后

薨殯封丘門外大兵壓境趙兒代於附成內夜奉柩以入葬

他所嗚呼此何時而一念忠烈至此趙兒可謂不負所職若

趙兒者又高氏之後所謂異人歟今行臺御史按臨江右所

至能為萬物吐氣唐高元裕為御史嘗謂御史紀綱之職其

風望峻整迨今有聲元裕之後又一御史是高一門兩御史

也將見持平無私條綱具舉有庸人命御史為宰相故事在

用敢述顛末為不朽傳且以告太史氏

贊曰於戲盛哉高氏之為興門也子孫孫上而子子而孫孫

天之生異人也將大書特書不一書云於戲盛哉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三

穆村先生類稿卷之十四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殿策

初考師次黃綰批條對詳明援據精切必博古
通今之士策第二等上

覆考祕書文天祥批策頭闡明世運大有考究
以下逐段並是發其素所蓄積匪容不迫得奏
對體末兩策尤有補於世用此其學問之源蓋
深邃矣雖間有可疵而然不以此是而沒其博洽

老成之實也策第一等上

臣

恭惟皇帝陛下撫大有為之機中三才而立登極於甲申即
藝祖皇帝登極於甲辰中興於庚申即藝祖皇帝創業於庚
申氣運循環無往不復茲者進臣等於廷策之以三才之奧
且及於陰陽剛柔仁義之理而歸之於藝祖開國之功臣不
佞有懷歎吐久矣幸得借玉階方寸地此而不言臣則有負
敢以聖問中民極立而天地自位之語為陛下勉臣聞帝王
能為生民立極則能為天地立心何則帝王中三才而立惟有
大規模然後能開拓乾坤惟有大力量然後能擔當宇宙是
故天職司覆必有帝王者作而後力得其所以為天地職司
載必有帝王者作而後地得其所以為地天之道不外乎陰

陽而帝王一心陰陽之理具焉地之道不外乎柔剛而帝王
一心柔剛之理存焉此帝王定之以仁義而為三極之宗五
歟蓋自藝祖皇帝收拾五季破碎之天下以仁義一理扶人
極於無窮正天地之常經明古今之通誼用能定天下為一
陛下景定改元之詔有曰洪惟藝祖之開基遠邁成周之卜
世神策之受甲子用篤祐于眇躬曆首之起庚申實同符於
興運臣於是而知陛下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此一大運
氣不特與藝祖同且超越乎古今者有二蓋天下之數起於
甲而天下之勢合於庚自大撓作甲子而有理即有數據邵
雍皇極經世書謂帝堯在位一百年而即位之二元為甲辰因
是而逆推大撓甲子之數則知盛帝即位之二元為甲辰因
黃帝受命之元其元為甲子主三才之結一百五必昊受命

之元其元為甲甲主三才之統一百年帝先受命之元其元
為甲辰主三才之統一百年若夫經世紀年所載帝舜受命
之元其元為甲申大禹受命之元其元為甲戌而壽皆自有
餘歲彼數聖人者其合乎甲之數止得其一而主三才且百
餘年之久陛下電統之年實在甲子龍飛之年實在甲申親
政之年實在甲午是陛下之大氣運又兼乎黃帝少昊堯舜
禹之所未有此臣所以拜手稽首而為陛下誦於萬斯年之
詩也臣謹按西漢律歷志有三統之說天統甲子人統甲申
地統甲辰是陛下兼三才而統之矣少者廟謨確漸邊塵肅
清成不世之駿巧建丕天之鴻業又在乎庚申之歲是三才
合為一之時也蓋帝王受命之數多在甲而古今混一之數
皆在庚六國之合合於其年之庚辰三國之合合於其年之

庚子南北朝之合於其年之庚戌魏祖得天下其年為庚申
而合諸僭偽為一又在太平興國乙丑庚辰程頤曰庚者更
也三才更新之象也不然古今凡幾甲而陛下之臨御獨兼
乎先甲後甲之數古今凡幾庚而陛下之中興又據乎先庚
後庚之期是陛下之一身天地之大氣運皆歸焉此所以能
為生民立極故能為天地立心也然而論數不論理不明論理
不論數不備陛下既得乎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數與藝祖
同符矣而又能以理貫乎其間則聖問中所謂陰沴未全消
海宇未全清疏附奔走而動嘆才難培克背側而居多良蠹
與夫法制者國家之綱儲蓄者兵民之命財用首政事之紀
軍師者封疆之衛皆可以據理而行矣臣謹上愚對臣伏讀
聖策曰益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以非兼三才而兩之者乎然易有不極是生
兩儀不曰生三才何也或曰三才之中各有兩儀所以立其
道者各具二名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故曰六者非他也三
才之道也然四象生八卦不曰三才生六爻又何歟臣有以
見陛下身為三才之主而欲又求三才之奧也臣謹因陛下
之問易質諸夫子之讚易其發明三才之道於繫辭說卦乃
各一見其繫辭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
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此其列天道於上列地道於
下而必列人道於其中以見人者天地之心自太極既判以
來苟人道不正則變天之道亂地之理三才之大有不得其
位者矣然猶統言人道而未指言其人植立之方也至其說
卦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此則言立天道
於首言立地道於次而說立人道於其末以見三者乃聖人
植立之功惟皇極之聖人有作致中和以位育盡至誠以參
贊俾斯世悉為仁義之民以全其天地之性而不失其為天
地之心然後人極立而天地與之俱立矣臣嘗攷夫子所以
讚易者於三才之道九兩及之而聖問於立三才之道獨一
問焉臣固知陛下有意於為生民立極以為天地立心蓋天
地非人不立而人道又非聖人不立周頤作太極圖說原夫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而亦歸之聖
人定之以仁義立人極焉圖說之作大易之言也夫子於易
三言夫天地人之所以立周頤於圖亦申言夫兩儀人極之
所以立然則天地於人立則俱立而人非聖人立不徒立且當五季潰亂之

初天地辟裂生民而水爛自我藝祖皇帝再造民彝開闢天地一日召王
昭素議易至乾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曰此正當陛下今日之
事萬世咸謂藝祖善体易昭素善言易今陛下得藝祖之正
傳臣敢襲昭素之遺意故因立三才之道之問衍而立為民
極以立天地之說抑非臣臆見也嘗聞端平改元其年甲午
其日庚子陛下嘉藝祖於殿上親承聖謨越三日宗臣以御
容進一瞻天表儼如夢中臣嘗恭讀聖製紀述有曰在天之
靈將啓我後於惟休哉敢不祗若休命是立民極以立天地
之責藝祖蓋親授其託於陛下矣况此夢之祥不於他年而
必於端平之甲午不於他日而必於三日之庚子是立民極
以立天地之氣運藝祖又長發其祚於陛下矣大責任如彼
大氣運如此陛下何以仰嗣藝祖何以大慰三才豈有他道

哉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者即在天之陰陽即在地之柔剛
陰陽柔剛其形而下之器仁義其形而上之道也陛下惟自
其惻隱仁之端而充之以極於仁之至自其羞惡義之端而
充之以極於義之盡則上好仁而下爭先仁上好義而下爭
先義皇極一立民極自正而三極盡入經綸矣此謂全天地
之性以立天地之心而立天地之心即所以贊天地之化育
陛下繼藝祖之能事始畢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以涼菲荷祖
宗之休父事天母事地子育兆民兢兢業業垂四十年三才
之託任太守重親策多士十有二矣今朕垂問乎三才之奧
春夏生長秋冬收藏著明於日月星辰者非陰陽之成象乎
東南溫厚西北嚴凝著見於水火金水者非剛柔之成質乎
觀之敬上明察於父子君臣者非仁義之成性歟是皆生於

太極兩儀之自然非由人為明矣然而立兩極者又必有待於聖人何歟三極之道立於聖人然後陰陽和風雨時九州攸同水土平治倫明於上民親於下此盛帝明王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也何修而臻此臣有以見陛下身任三才之責而又知人者所以統乎天地之心也臣嘗求三才之理於太極未判之先矣道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離未斷之天者未濇也是故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得氣之至清者為天帝王則以一心之微而天道之統繫焉得氣之至濁者為地帝王則以一心之妙而地道之統關焉陛下三極之道立於聖人是知帝王此身乃仁義之宗至貴三才為一者也臣嘗證之易

矣易六十四卦或以右言或以君子言或以先生言不一而足獨於聖人則罕言之蓋聖人非可以常論是故易言聖人必於天地並言故易於象辭言聖人者凡四未嘗不兼天地而言之在頤則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在咸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育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在豫則曰天地聖人同於悠久由是言之聖人為一明矣陛下謂陰陽之未和然與其求陰陽和於陰陽不若求陰陽和於此心蓋此心中自有二氣也陛下謂風雨之未時然與其求風雨時於風雨不若求風雨時於此心蓋此心中自有四時也九州攸同此心之一天寬地容也水土平治此心之一地平天成也蓋是理之在吾心即陛下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蓋人道二則天地之極與

之俱立千古在前仁義之道不息萬古在後仁義之道無窮
則天地亦與之相為無窮朱熹有言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
之道不外乎陰陽地之道不外乎柔剛捨仁與義亦無以立
人道臣謂捨仁與義天地亦無以自立矣豈持人道哉乾德
間有言於偽蜀者曰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
乎是三才之道不幸而否於漢周而又幸而泰於藝祖開基
之日陛下能以藝祖之所以主張三才而主張之則生民之
極立而天地之心立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漢儒傳會而春秋
洪範為災異之書今陽居大夏而陰沴未全消歆和順乎陰
陽何所考自齋夷汚竊而一家文軌有南北之限今義當混
一而海宇未全清歆柔遠能邇何所賴自邪說克塞而諸子
百家壞吾仁義今表章正學而弊習未全革歆正人心何所

先或曰兩儀之道皆存乎人民極立而天地自位仰觀俯察
不若近取亦有仁義而已矣臣有以見陛下念天變之未消
思地圖之未復而又慮人道之不得其常也何謂天變之未
消臣聞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天佑于一德然則
天命之所以去留者德實為之本朝以銜德永天命中間大
變故大災異雖間見層出然上天仁愛之心則未嘗一日忘
最是去夏之水尤可以見天之仁愛陛下也至矣漢永始中
日有食之京師見四方不見谷永以為在外之兆蓋四方見而京
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在外之兆蓋四方見而京
師不見者其禍淺京師見而四方不見者其禍深陛下景定
以前如星變如火災天之出災異以譴告豈固不一而足然
而多難乃興邦之基殷憂啓聖之漸獨是去夏以來洪流暴

浸不見於四方而獨見於京師之近畿不特京師之人見之
陛下將親見之矣陛下為之戒膳撤樂為之救災卹貧即此
一念已足以回天意矣然而人主之答天也因恐愆而加修
省則可徒恐愆而不修省則不可今陽居大夏天時雖已順
而陰濁尚干於陽明豈非人道猶有未至歟繼自今以往能
以易之恐愆修省者為心則人道立矣如是而陰沴未全消
臣不信也何謂地圖之未復臣聞自昔取天下者常易收天
下者常難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乃不能以天下取河
北其勢然也何者人之情輕於用已之所有重於用已之所
愛故毆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非已之城邑則往往肆
意為之從陳以東與齊王信而不靳取越以北王彭越而不
吝如漢高之為而卒之以創業於天下蓋其能勇於為而已

晉元撫江東之勝兼吳越之饒又有新附之豪傑如祖逖輩
如顧榮輩自可集事矣而終於江左偏安其心愛夫一隅之
可以自託憚然惟恐用之而併失也若元帝者可謂志不
剛力不勇不足與中興矣蓋中興之道有二有中興其祖宗
創業之政治者有中興其祖宗創業之土宇者今文軌一家
版圖有將合之機而未至於大一統者豈非人道之猶有當思
歟繼自今以往能以詩之所以復者修政事則人道立矣如
是而海宇之未全清臣不信也開寶五年河大決命曹翰往
塞之上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經宿以來焚香上禱若天
災流行願在朕躬藝祖斯言其知所謂立人道者歟自人道
立於藝祖而天道與之俱立開寶元年一夕大雪上扣普門
謂普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普曰陛下小天下

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藝祖斯言又知所謂立人道者歟自
人道立於藝祖而地道與之俱立陛下表章正學崇伊洛之
儒先而天地間之正理復明去荆舒之從祀而天地間之邪
說不作思無邪有訓而仁義之道本於心得毋不敬有歲而
仁義之道見於躬行中庸大學有贊而仁義之道又得於講
貫精而踐履熟固宜天道順於上地道順於下而陰沴未全
消海宇未全清尚有如聖問之所及者豈非仁義之道知之
非艱而行之惟艱歟臣伏讀聖策曰今疏附奔走動嘆才難
而培克背側居多民蠹雖勸勵戒飭詔旨丁寧毋乃吾仁有
所未至歟法制者國家之綱也儲蓄者兵民之命也財用者
政事之紀軍師者封疆之衛雖及此閒暇日計歲省未底于
治毋乃吾義有所未盡歟臣有以見陛下思人道之當立而

又歆仁之至義之盡也且陛下所謂疏附奔走動嘆才難者
豈非人才之乏使乎臣聞自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
才久矣然而惟用人而後可以辦集天下之事惟用中而後
可以造就天下之才人才固不可以一律求也謹畏自修者
無用世之具疏暢自許者多生事之嫌優游不斷者有廢事
之跡跡弛不羈者有負俗之累此人才之通患也聖人知其
然開九德之品以裁其寬簡之偏立三俊之目以約其剛柔
之失嚴三德之用以克其沈潛高明之過凡此者皆所以為
愛惜人才也蓋軻曰君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蓋中者不
易之地彼能者固協于中而不能者亦望而取其中又曰中
也養不中蓋以已之中而成人之中陛下惟能執此中於用人
之際則有才者皆得以自見尚何憂人才之乏使而吾仁之

有未至哉且陛下所謂措克背側居多民蠹者豈非貪吏之
未盡去乎臣聞貪吏之誅求世之所共嫉也惟不仁於貪吏
然後能仁於民端平以吏哉貪之詔允幾下有人心者不於
此而變焉真寘頑無耻者也古之聖人其待天下士者何厚
而天下士自待其身者亦厚周官十有二禁民商工賈皆與
焉而獨不及士漢宣帝諸詔為吏而下者半不曰營私則曰
欺謾而賊之一字猶未之及是漢之待吏猶厚也然而上之
所以待吏者固厚矣而今之為吏者反不能以厚待其身何
耶臣謂欲去貪吏當自擊巨貪始蓋元載之家財既歸於有
司則十五道之官吏皆知所畏陛下惟能即其巨貪者去之
則人人相率而為廉矣尚何患貪吏之不革而吾仁之有未
至哉經制者國家之綱也臣聞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萬

目雖未甚舉而大綱則甚正臣嘗求紀綱之所以正內待官
不過留後而無漢唐恭顯之僭威里不得預政而無漢唐呂
霍之變政歸中書而置以參政則漢唐專權之患無之財布
中外而總以三司則漢唐殖貨之患無之凡此者皆紀綱之
大者也肇創於國初而承襲於歷代暫紊於熙寧而修復於
紹興抑臣拳拳有望於陛下者政權之紀綱壞自大觀創違
御筆之法始兵權之紀綱壞自宣和之用貫黼始聖明之朝
萬無是事然內批節帖間亦有之伏惟陛下以朝廷之紀綱一
付於公議何患法制之不立而吾義有未盡者儲蓄者兵民
之命也臣聞古者民務農桑而家有餘積上之人俾自藏以
待水旱之灾故彊場有積倉鄉里有委積設有水旱以荒政
十二聚萬民是時富藏在民三代而下此意不古戰國平糶

已與古異雖曰富藏在官其實亦為民計也自平糴之後又有移粟之令武帝因水潦之災下巴蜀之粟於江陵皆仁民之一術去夏水潦為患野無青草臣謂斯民止旦夕命矣陛下視飢溺由已講求荒政而斯民復有更生之喜伏惟陛下常以積貯為心則民食足而兵食與之俱足尚何患儲蓄之不豐而吾義有未盡者財用者政事之紀也臣聞財用之在天地間止有此數不在國則在民漢唐中世兵禍頻仍事力彫耗嘗取食貨志即其君臣所以理財者觀之若筭商車告緡錢等事漢史皆非之而獨取其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若散青苗征竹木等事唐史皆非之而獨取其用平准法而歛不及民數年以來國用竭矣而號為善理財者惟求多於無聊之民是於根本之地而尋斧而今邊烽息矣寬之一分民

受一分之賜其時也伏惟陛下常以節財為心則將見百姓足而君孰與不足尚何患財用之不給而不得以盡吾義軍師者封疆之衛也臣聞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世之為將惟務多兵而不知兵至於三十萬不可用矣前代以六十萬而勝楚以四十萬而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漢初合諸侯兵五十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衆困於白登王恢以三十萬伐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凡此皆以兵多而敗也今日之兵不患於寡而患於不精不患於無功而患於不弱之未汰伏惟陛下常以練軍實為心則韓家軍兵家軍不得專美於前矣尚何患軍師不勇而不得以盡吾義而又法藝祖之量才甄獎者用人之法藝祖之不赦掎歛者大貪吏法藝祖之易藩鎮於血酒間者振朝綱法藝祖之發重食貨民飢

者散儲蓄法藝祖之積二百萬匹者豐財用法藝祖之擇精
銳為禁旅者整軍師果如是也將見天下之勢皆定于一也
此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臣願陛下以藝祖為法者此也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臣既熟數而詳陳矣而陛下復策之曰
肅觀史臣作太祖皇帝總叙謂太祖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
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肆朕嗣守丕緒思有以修藝祖
之功答天地人之望施之罔極其道何由子大夫其別由熟
復悉心以對朕親覽焉臣不識忌諱既以陛下同符藝祖得
天地庚甲之數者陳之篇首而又以藝祖之治國平天下者
條舉而詳言之惟陛下取為法則中興混一之功可不勞而
舉矣臣幸生明時獲近清光陛下之所問者既空臆而言矣
其所不及者隱而不言怪之罪也敢以切於今日者為陛下

告一曰居重馭輕二曰居安慮危何謂居重馭輕古者兵無
常聚故將無常守西漢凡兵皆屬天子而命將出於臨時按
漢掌兵之官或置或罷初無定制將軍皆因征伐而置負因所領
之兵而立號是故丞相可將九卿可將列侯郡守可將事已
輒罷終漢之世大權利器盡在天子把握中唐府兵之制始
於西魏因於周隋而太備於唐內有十六衛外開折衝果毅
府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以重制輕無尾大不掉之患兵
散于野將歸于朝國家每調發下符契於郡郡守參驗乃發
則權自上出所謂握兵於外者無之藝祖皇帝聰明神武大
勳既集詔天下精銳咸遣詣闕自是天下無重兵雖有侍衛
三司不過呼呵指導於陛前耳故京師之勢重今天下之勢
固未有內輕外重之弊然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或者有

當加意乎臣故曰居重馭輕者此也何謂居安慮危漢文帝
時烟歎里海內富庶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而賈誼治
安一策方以寢薪厝火為慮謂有可痛哭流涕者誼豈好為
是張皇哉蓋安危禍福相為倚伏有臣如誼如之何不為漢
深長思唐太宗四年以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致治之美幾
於成康孰不為太宗喜而帝也常以未治為憂嘗謂侍臣曰
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米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
鄙不聳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一懼也古人防微杜漸如
此藝祖皇帝削平僭叛天下寧謐而乾乾自持不敢怠荒嘗
乘快指揮一事勿怠心不樂且曰為天子亦大艱難聖謨洋洋
萬代龜鑑今天下之勢固無內阻外訐之患然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或者有當究心乎臣故曰居安慮危者此也臣
願陛下審天下大勢之所趨而為偏重之防察天下大機之
所伏而為久安之計則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罪在不赦惟
陛下矜而宥之臣不勝惓惓臣謹對

稼村先生類纂卷之十五

古畦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孤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策問

稼村書院

庚午義試

問科日取士古歟非古也古今言鄉舉里選者必曰三代科目昉此乎若然則三代未嘗無科目也特不以科目名耳謂三代無科目何歟考之周禮以賓興者不一若所謂三物者

曰德曰行曰藝是也或謂德不足則取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若然則有德行者固可無藝有藝者果可以無德行歟所謂德行藝者又皆條而六之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中和行則別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藝則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或謂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可以與鄉里之選舉其說然與漢興有賢良孝廉茂才等科唐興有明經進士秀才等科洪惟本朝選舉之法雖不三代而士風淳一則三代也然而制度沿革有當講明者賢良方正舊以四通為合格其後又以五通為合格其後有以五通中選者一人又有二人皆四通而報罷者何待人不廣歟博學宏詞盛典也舊以三古三今為題其後以四今為題以三古三今為題謂之大詞科以四今為題謂之小詞科近年試小詞科非有出身者

不可如大詞科則雖無出身任子亦許試或謂中間有待從私其子而為之地者何小詞科反不與試歟解試舊例並用八月五日鎖院選日引試由是舉人多冒貫其後諸大學及諸路除四川並以中秋日試不知始於何年諸路差考官先是從禮部所請詔諸州隔一郡差以防請托之弊其後有建議者隔三郡差不知始於何人宗室不差考試熙豐以來行之其後有請差宗室為試官者或謂淳熙間吏書建此議胡為至今不盡差歟館職有試其初止詩賦謂非經國治民之道請改試論策於是詔館職試論一道策一道胡為至今止試策而不及論歟三歲取士舊例也建紹開嘗展年矣其後復立為三年定例不知復於何科進士廷射舊無有淳熙間始行凡中的中帖中塚者推恩有差不知始於何榜殿試止

從初覆考不許詳定別自立等或謂嘉祐間詳定為之彼果何人耶鎖廳人不為狀元非故事先朝乃翰林學士子先已賜進士出身後復廷試為第一名不知何人建議以齊郎對策不當為第一乃賜第二名或譏皇祐間時宰為之彼果何見邪宗女夫許赴漕人皆謂始於近年政府之請不知有因宗女夫所言於孝廟者凡孤遺宗女雖白屋亦許同有官漕試三十人取一不知創宗女夫之試者誰歟大學弟子負舊例三歲科舉後混試時未有待補其後有因就獄多創為待補不知立待補之法者誰歟覆試權要子弟國初制也中間常罷行矣其後又詔兩省_三堂諫待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命後省覆試今不問權要例與覆試是歟非歟廷試賜燭舊有之然舊例正奏名賜燭降一甲餘罰各有差或謂其後有因

賜燭而納卷最後上讀其策嘆其中忠讜親擢第一果爾則降甲之說然歟否歟某科禁懷挾某科置謄錄某科每舉十人為一保某科給舉人往來公券某科詔進士律賦並次第平反用韻某科禮柳放榜某科詔臣僚奏薦母得乞進士及第某科定釋褐狀元恩例比廷試第二人某科始分甲及賜同出身某科始唱名此制度沿革之大畧也乃歲仲春賓興詔下天下士莫不洋洋然動其心諸君行將試集英矣某科賜御書某科賜進士詩某科宴瓊林苑某科詔金吾給狀元駙從七人清道傳呼聽引雙節此又諸君唱名以後得意時事也綠袍不怕露痕濕走入亂紅深處來諸君母以狀元一時之榮耀自滿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諸君當以狀元他日之事業自期邇者申明科舉之制且有歇日之禁

凡場屋弊例將次第罷去矣設若有司以科舉條例為問當思所以對

杭州府學

癸酉冬季堂試

責吏之說何始乎夏商以前未聞也虞廷九官之命不曰往欽哉則曰往哉汝諧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溫乎家人父子之唯諾雖曰三載攷績而黜幽之典不得已而見之明盛之朝者不多見于時庶績康庶事熙何往而非實世道一趨官刑制矣果厚待士夫意歟或謂官刑之制儆之也非真刑之也始吾讀商書一則曰敢有二則曰敢有是淫亂巫之風未有也然其辭峻厲而震發君臣相與之氣象微刻露矣世道奈何哉迨至成周之官一書其所以懇切訓告者亦甚費辭矣

今觀自三事大夫而下豈真有利口覆邦者豈真有敗謀荒政者豈真有不學而墻蒞事惟煩者或謂成王過為士大夫慮也果然歟至周官六典之作其所以待士大夫又不古矣今觀一曰治典以治官府二曰教典以教官府三曰禮典以統百官夫曰治曰教曰禮此任官之常也至於政典以正百官政者正也必有不正者矣或周士大夫果有不正者歟其甚也又有刑典以刑百官嗚乎何忍歟猶幸其以事典終焉事典所以任百官也不終於刑又從而任之嚴於先而寬於後又何歟漢宣帝諸詔為吏而下者下一不曰營私則曰欺謾是何漢之吏薄待其身而上煩人主之叮嚀告戒如此哉皇上自即位以來責吏之詔屢矣非徒事聲色之化也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王用丕欽則下用丕變矣然而瀆亂官常瘵曠

職守者其風猶不珍詔書屢下不應魏如易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誨之諄々聽之藐々何歟豈尚口乃窮歟或謂躬修實踐雖無愧於宮庭而真意實德猶未孚於天下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人者也苟誠矣苟反求諸己矣而猶曰吏奉吾語不勤果在上者責歟抑在下者責歟邇者月正元日出一札以風天下且於士大夫風俗不滿焉而歸之於無耻周子曰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為士大夫者悚然於聖天子叮嚀告戒之下夫亦聞過矣而柰何乎耻心之不生哉古之君子以不能克舜其君為愧耻者噫彼獨何人哉夫人為萬物之靈圓顛方趾履后戴皇具五常而為之体

揭三綱而為之倫別四民而為之業秀於其間者為大夫士析人之去僭人之爵一以無耻之心行之則為貪為盡為奔競為誣諂夫亦何所不至哉管子謂禮義廉耻為四維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柳子厚謂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歟廉與耻存則義果絕歟審如則是二維也揚誠齋則斷然又以耻為一維謂知耻則知禮義廉矣二者之說孰是孰非歟夫禮義廉耻之四維與仁義禮智之四端又果同歟孟子四端不言耻而以義為羞惡羞惡耻也管子既言義矣而又言耻何贅歟嗚呼耻之於人大矣哉嗚呼尔而與行道之人不受誰謂路人而有此見乎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誰謂饑而有此語文人不受錢武人不惜命誰謂介冑之士而能有此言圓冠我如大袍襜如而

不能以禮義廉恥維其身者吾惑焉雖然世不皆若人也籥
兮籥兮風兮吹女一鼓舞間當有精白以承休德者願相與
講明之有司當以復於上

杭州府學

甲戌夏季堂試

於戲自古泰和之盛者厥亦惟曰唐虞成周唐虞成周之盛
莫盛於虞朝虞朝之盛莫盛於九官劉向謂舜命九官衆賢和於
朝今觀九官之外又有四岳十二牧者焉而四岳十二牧之
名不見於經何歟嘗以舜九官周六官而考之九官之命始
於伯禹之宅揆與天官冢宰固同矣周官自家宰而下即繼
之以地官司徒為民計也舜自命禹而後即以民食寄之稷
其為民計也均矣然嘗疑之周人自司徒而下以春官宗伯

掌禮而舜則以典禮居五禮後歟周人以夏官司馬掌兵大
刑用甲兵也而舜則止於刑而兵不預焉何歟周人以秋官
司寇掌刑居六官之五舜則先刑而後禮刑可先於禮歟周
人以冬官考工居末為技巧工匠而末之此藝成而下之意
也舜則置此官於典禮典樂納言之先百工之事果可先於
禮樂納言之官歟或謂舜之命官皆有次序非周人設官意
也治天下不可以無相故命禹以宅揆民苦於無食也故命
棄以為稷民既富矣不可以無教故命契以為司徒司徒教
民之官也既教之而民不能皆帥教民不能以帥教不得已
而有刑故命皋以為士凡此者皆治人之先者也先者舉矣
則可以治末矣王者治之未也故垂以共工於是治人之事
具則推而及於鳥獸草木故命益以為虞夫其所以治至於

鳥獸草木則天下治之極矣天下之治極則可以立禮之時
故命伯夷以典禮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又有禮以節之此
功成作樂時也故命夔以典樂舜猶未敢以天下為已治而
謂吾無過之可言也故命龍以納言而卒至於無言之可納
嗚呼盛矣哉論者以是為舜命官之次序果然歟然有可疑
者伯禹之賢舜知禹也素矣何侍於四岳之薦而後畀之以
宅揆之任自咨四岳而後必至於僉曰然後俞之何歟子夏
謂舜有天下遜於眾舉皋陶而不及禹何歟自禹而下相遜
者凡四稷契皋陶夔龍獨無遜何歟果同寅協恭和衷之意
歟及所伯與未虎能羆乃垂益所薦者以垂益所薦者至於
非其人舜皆不之用何歟或謂舜嘗以朱虎熊羆為益之助
采何所證歟舜命九官而後即繼之以咨汝二十有二人以
四岳九官十二牧參而計之殆不止二十二人之數釋者
九官之中獨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而稷契皋不與焉果
然歟或謂四岳乃一人領十二牧果爾則以四岳為一人通
九官十二牧始合二十二人之數審如是則釋者果何所見
而指四岳為四人又去九官之三歟或謂禹益垂伯夷皆新
命故疇於眾人而後用稷契皋陶夔龍舊為是官特因其已
任之職而申勅之果然歟若幸而生於登明選公之時行
將仕于時矣願舉虞朝之所可疑者以告

稼村書院

甲戌秋課試

大學一書以身心為綱領有主於修身者則曰紫陽不云乎
須就自身心上做工夫方始應得萬事審如是則大學之綱

領當在身有主於正心者則曰紫陽不云乎此心之靈苟得其正則無不合於理審如是則大學之綱領當在心二者果何所折衷歟孟子嘗曰天下之本在國人之本在家人之本在身此又以身為主而心不與焉何歟仲舒又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又以心為主而身不與焉何歟至唐韓愈原道一篇其言古之歆明之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歆治其國先齊其家歆齊其家先修其身歆修其身先正其心歆正其心先誠其意是身與心皆無遺論矣然自誠意而上不及格物致和又何歟至於進學一解自春秋易詩以經書四者脩矣而記禮獨不與何歟無怪乎愈於大學未詳也本朝自道理最大之言發於開國之元臣而吾道之脉有所寄迨至仁祖宋興已七十餘年矣而斯道

之在天下既衍而昌既沃而光日以鴻龐自天聖五年賜進士中庸篇寶元元年賜進士大學篇而後周程張之學始出盛哉仁祖之有功於斯道也迨至理皇又從高表章碩大之而理學又大明於天下雖然理學一源固得於我祖宗闡明之功然大學入門學者之所以用工者自心始乎抑自身始乎或者則曰大學自物格至於天下平由內而外由始而終其序有八而心居中焉心之外為身身之外為家家之外為國國之外為天下四者等級不可紊也由心而上有所謂意意者心之運動非心之外別有意由意而上有所謂知知者心之識悟非心之外別有知由知而上有所謂物格物者此心窮極事物之理非心之外別有物三者不可以等級論也為是說者是以士者之綱領在心果然歟又有以身為綱領其說

謂修身在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猶皇極居九疇之中意與心知與物比包於身家國天下皆基於身則斷斷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說者是七者之綱領皆在身果然歟由前之說則大學綱領在心者為是由後之說則大學之綱領在身者為是諸君細繹此義孰笑顏相與講明之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五

稼村類藁卷第十六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講義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母吾以也是時魯哀公十五年夫子自衛返魯之五歲時夫子年七十二曾皙冉有季路三子同齒者也少夫子九歲子華少夫子十一歲故曰長乎爾攷夫子所問與公治長所載孟武伯

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實同一時子路冉有公西華所對與
夫子所答孟武伯者如出一口按論語公冶長孟武伯問子
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不知其仁也又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又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
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武伯之問哀公十
五年春也季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其年夏五月也子曰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子路則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所
對即夫子答孟武伯之問所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冉求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

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求所對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公西華則曰赤也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子
華所對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
賓客言也三子之答即夫子答武伯而許之之辭也人但知
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坐之對載於先進而不知夫子答武伯
之問所以許三子之辭載於公冶長者其篇次先後雖不同
實發於哀公十五年同此一時也蓋三子問夫子答武伯之
辭謂夫子以此許我矣未幾而承夫子之問遂以夫子所以
許我者答夫子求以合乎夫子之意若曾哲則不特武伯之
問不及又別是一等人品蓋其天資高明用志遠大因夫子
之問以發其胸中之天不求以合乎夫子而默與夫子合雖

然此論三子答天子之問與夫子答武伯而同一辭者也若夫待坐之頃夫子所以許冉有公西華者蓋取其有禮樂意思而深取曾點者以其深造乎禮樂之極也由不知禮則哂之矣今觀冉求所對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年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求此語非禮樂而何求言禮樂而曰俟君子此求自謙之辭孰謂求而不可與語禮樂哉子華所對赤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頤為小相焉子華此語非禮樂而何子華雖止及禮而宗廟之事與夫諸侯會同之際有禮無樂可乎孰謂子華徒知禮而不及樂哉二子所志皆禮樂之事若點之禮樂則異乎二子所謂禮樂者矣自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以至風乎舞雩禮之無體者也自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以至於詠

而歸樂之無聲者也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妙也或曰求赤之志於禮樂信然矣由之對其說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間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此其志在於為國於禮樂乎何異乎是不善觀夫子之意矣夫子哂由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求亦於問答之間皆知有禮樂之事由則不知禮而率爾以對者也若點則深識乎禮樂之妙極而至於無聲無體之天此夫子所以與之也然夫子責由以禮而不及樂又何也嗟夫樂豈易言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周流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樂者禮之所由以生也由不知禮尚何責以樂哉蓋二子僅能得禮樂之粗曾點則造乎無聲無體之妙由則不知禮矣况可與言樂耶愚於此益可想見夫子

之所以與點者矣。嗟乎禮樂非易事也。玉帛鍾鼓云乎哉。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天也。非曾點其孰能知之。方其托意於春服既成。以至於童冠浴沂。禮猶有體也。及其風乎舞雩。則無體矣。方其鼓瑟希。以至於鏗爾舍瑟而作。樂猶有聲也。及其詠而歸。則無聲矣。暮春者和順之時也。禮樂者和順之積也。遐思雲淡風輕。宇宙澄廓。至和極順。妙造真筌。此時此意。真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此禮樂之天也。吁。豈易言哉。然攷四子之言。志正在於哀公十五年夏五月。點以為暮春也。雖然。學者知點之。又有以異於三子者乎。人知三子皆有出仕意。而點獨無意於仕。噫。豈特點哉。真西山嘗謂曾氏自點而參。自參而元。孔門二世不仕。惟曾耳。嗚呼。此點之所

以有異乎三子者也。此點之所以有異乎三子者也。嗚呼。微斯人。吾誰與歸。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樂以韶名。何居韶。紹也。舜紹堯也。故曰韶韶以九名。何居先儒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九歌。即九韶。始嘗疑之。攷之舜紀。可知已。舜咨二十有二人。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四海之間。咸戴舜之功。於是乃興九韶樂。韶以九名。自此始。然齊有韶。何或謂陳舜之後。敬仲奔齊。故齊有韶。此說非也。敬仲在陳。非司樂之官。敬仲豈知韶者。嘗攷當時諸國。惟魯樂最備。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見舞韶。簡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濤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茂以加於此矣則魯有韶舊也謹按齊景公三十一年大師摯自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適齊明年夫子與大師論樂聞韶音齊無韶而有韶竊謂齊因摯而後有韶也嘗讀孟氏書而有攷於夫子所聞之韶夫齊景公嘗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雖不明言為摯然以年攷之不相先後又以大師名未必非摯也招與韶同先儒謂即舜韶樂則夫子所聞之韶未必非徵招角招也論語不曰子聞韶於齊而曰子在齊聞韶何也劉向序之於初至齊之時子長繫之於適齊之後證以先儒之說則當是夫子初至齊之時何以言之先儒引國語謂夫子適齊從從者曰韶樂作矣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知其為韶樂作初夫子遣公

西華使齊道通齊之好華之往也正景公三十一年華返命而夫子以是年十二月適齊正大師適齊之後則夫子所聞之韶合在初至齊之年門人因夫子至齊而書在齊元非在齊也夫子喜於聞韶子長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蓋心悅韶音不知芻豢之悅我口也然學之與三月二字俱可疑夫子豈待學而後知韶哉且以季札觀樂之年攷之是時夫子方幼自時厥後至昭公二十五年正夫子適齊之年夫子魯人也豈有生於魯而不知魯有韶哉又豈待至齊而後學哉此學之二字論語所以不載雖然齊本無韶也因摯而有韶是時惟魯得以用天子之樂如所謂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者夫子之意不謂齊而有此韶也先儒以三月為音字謂子在齊聞韶音不知肉味其說為是嘗因是而有疑於書書自秦火

後其錯亂固多矣其甚也曰以下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如此則不待韶而球琴瑟搏拊可以洽神人和上下矣又曰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間鳥獸韶上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如此則管鼗鼓祝啟笙鏞簫可以感格鳥獸鳳凰而球琴瑟搏拊亦可無矣今欲用先儒釐正書法例自夔曰以下先叙作樂一段然後及感格處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以下管鼗鼓笙鏞以間合止祝啟簫韶九成此是作樂處合作一段然後及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度允尹誥鳳凰來儀鳥獸韶上百獸率舞此是感格處合又作一段自神和以至人和自人和以至物和文意方順且如合止祝啟一句據本文元在笙鏞以間簫韶九成之上祝啟所以合止樂

也樂止矣豈有樂止之後方奏笙鏞簫也先儒泥古自夔曰以下不加訂正孔安國所謂錯亂者皆此也諸君又知韶樂之功用有所謂極致者乎韶之功用不特鳥獸韶上鳳凰來儀萬物和於野最是虞賓在位群后德讓衆賓和於朝可以見樂之感人也深虞賓丹朱也丹朱不肖全在傲禹曰毋若丹朱傲又曰傲虐是作以不肖之丹朱堯所不能化一聞韶樂之音盡變其傲狠之氣質與群后相遜讓噫舜之韶樂不特能化堯所不能化之丹朱而其樂舞之能化不率之苗樂記謂千戚羽毛謂之舞則舜之干羽即樂舞也舜之樂其至矣乎嘗因是而知夫子定樂有由矣夫子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夫子何以正樂於自衛返魯之後衛之伶官多賢者攷之當時簡兮刺

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

衛謂之

為西方夷人曰鄭衛之音夫

子所惡今而有取於衛非夫

子意吁是不然衛之伶官多賢也夫子未必不與之論樂也此夫子所以放鄭聲而不及衛者有由也此夫子所以正樂不正於他國歸來之時而正於自衛返魯之後也又聞夫子自衛返魯取詩三百五篇被之絃歌以求合乎韶樂之音嗚呼何其致意於韶如此哉既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樂則韶舞至齊聞韶又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嗚呼吾安得不三嘆三詠舜之韶也哉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子夏曰賢上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儒謂此四者人之大倫或謂五常之中闕一不可子夏言人倫先夫婦造端乎夫婦也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言兄弟或者疑焉然有父子一倫則兄弟一倫在其中矣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孟子論舜敷五教而先之以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何也指舜之時而言也先儒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嘗讀伊川春秋傳序有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方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潔而注諸不用賢也而注之江水土而既平矣民不可以

無水食，伶官多賢，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是道
之而生養遂也人之有道也。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以人倫是教之而倫理明
也夫人莫患乎生養不遂而倫理不明也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以倫理明耳當是時水自水耳人心之五常無恙也蓋
洪水能為世變之變而不能變人心之五常舜之所以命契
為司徒使之教者舜特過為之慮耳豈有堯舜之民而待於教
哉書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亦過為之慮耳豈有堯舜之
民而不親不遜者哉人心之五常與生俱生不以水而消長
也契亦不過因其父子有親而使之知所謂親因其君臣有
義而使之知所謂義因其夫婦長幼朋友有別有序有信而
使之知所謂別所謂序所謂信學者莫把有字作尋常讀過

有者固有之也非外爍我也蓋嘗因是而嘆舜於五常之中
所以處人倫之變者二父子也兄弟也人莫不有父子也舜
之父子則不然也父頑母嚚舜可謂甚不幸矣舜則曰吾為
人子而子職之不共父母之不我愛宜也父母何心哉魏鶴
山云親譬則天也天之於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
天何心焉親之於子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致之自己親何
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天亦無難事之親舜豈無能而取薄
於親哉舜大聖人也舜則曰我無能焉安有父母而不是者
自堯譜以孝丞也又人格姦而後舜得以遊夫父子之天矣
人莫不有兄弟也舜之兄弟則不然也象日以殺舜為事往
入舜宮鬱陶阻塊四字不多自於經與子惟元於孟子五子
之敬皆曰至不仁鬱陶阻塊亦不能泯於口此

時之象非

於此且蓋惡之心不以象而亡也自

洪水既平之後至湯之時世道一大變故人紀又一大修飾
今觀伊尹告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夫伊尹不特曰修而曰
肇修者又人紀之一初也自肇修而後君臣而君臣之
紀復一初父子上下而父子之紀復一初夫婦各安其所以
為夫婦兄弟各安其所以為兄弟朋友各安其所以為朋友
而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又一初此湯之所以大有功於人紀
也至武王之時世道又一大變故人紀又欠一大修飭武王
於是乎訪箕子一則曰彛倫二則曰彛倫皆所以為綱常計
此班孟堅賦東郊所以曰建武之元四海之內更立夫婦肇
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正為此也先民有言五常之中
獨欠師道或欲以朋友一倫為師友晦翁嘗謂五常中朋友

一倫關於人倫之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以有親有義有
別有序皆自朋友講明中來若以朋友為師友也說却未為
當蓋五者皆不可無師師道一日不立則父子失其所以為
父子君臣所以失其為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失其所以為夫
婦長幼朋友記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夫言
天地而與師並言以此見天地與師道並一日無師道雖天
地不能立也舜之所以使契為司徒者司徒即師也師氏一
職不屬之他官而屬之司徒司徒非師而何彼謂舜五典中
無師者未之恩耳嘗因孟氏之辯而大有感焉舜之敬敷五
教在寬此母忿嫉于頑之意也至孟子則曰逸居而無教則
近於禽獸聖人豈思以禽獸待人哉晦翁云今久議論有餘
窮行之不

鸚鵡也嗟夫夜氣之不存猶可涵

養也蓋氏
也蓋氏自截謂近於禽獸聖賢豈不欲人其人哉人而胸中無
天理則貌人而禽獸其心矣豈特不遠之云乎雖然禽猶有
返哺也獸猶有麟趾也人而禽獸如也猶可也人而不禽獸
如也可乎哉

稼村類
蒙卷第十六

迎先戴
拾染染
孫

